

明

齋

小

識

清

諸晦香輯

第三冊

進步書局校印

PDG

明齋小識卷六

清 青浦諸聯晦香輯

古本大學

吳小南乙卯會試題為民之所好二句。出闈以文呈封君酉亭先生。謂其講下糾纏民之父母。是已犯下。必被紅勒。不意是科竇東臯先生主試。謂古本大學本無下句。而以講下文為合式。遂拔巍科。

九峯樂室

九峯公諱國鄧。字越臣。一字乾一。又字琴莊。號勿庵。別號松槎。因讀書九峯別業。學者稱爲九峯先生。云。年十九。爲郡學生。比進兵燹。家業播遷。無用世意。放情山水。與二三友生。相浮飲。醉乃慷慨狂呼。時或罵坐。陵轢貴公。睥睨一世。醒時輒悔。悔則鍵戶謝客。深自緘晦。時有感觸。又復肆酒玩侮。以消塊壘。未幾。登順治庚子賢書。辛丑成進士。未廷對。南歸省親。會奏銷獄起。被擯落。遂絕意仕進。傾橐中金。搜治巖壑。疏鑿川流。發奇剔隱。於鳳凰構一峯。梧館。費亭。拜石堂。東海亭。陶齋。葺三星堂。芙蓉莊。且止園。庫公構二峯。嘯亭。放鹿亭。庫公庵。陸竇村屋。余構三峯。靜軒。陳亭。山月

亭。修復古香庭院。祠陳微君。修聰師墓。及疏柴草堂。神構四峯隱廬。九峯草堂。招隱堂。鱸魚亭。點易臺。鉢堂。勿庵。蠡庵。秋水庵。芭蕉庵。鏡湖草堂。淨土庵。長生庵。放生亭。萬佛萬仙廊。又為祠屋。祀山中先賢。曰尚友堂。薛構五峯吟閣。曹齋學士亭。梅花庵。庵下種梅萬樹。機構六峯琴齋。萬花庵。平原村屋。橫雲構七峯雪堂。只怡堂。醉花吟月之堂。常清靜室。高視亭。可無詩亭。橫雲多層嶂。怪石。下繞清川。堂皆面壁。納翠亭。皆俯水。為九峯最盛處。又建忠孝祠。祀方孝三公。天馬構八峯竹樓。半珠庵。修三高士墓。昆構九峯奕圃。玉山草堂。湧月臺。玉光亭。七君子堂。他如橫雲。支山。石鼓。則構二十四峯閣。蓮花庵。琳宮梵剎之隸。九峯者。如余之沐堂。宣妙講寺。昭慶寺。萬佛閣。神之崇真道院。機之呂祖庵。橫雲之清風禪院。靈鷲永福諸庵。天馬之圓智寺。朝真道院。昆之泗洲塔院。靡不修舉。孔宅則建願學堂。知天草堂。萬卷堂。以待遠近來學者。其數相往來之客。為陸侯庵。周釜山。吳梅村。黃九烟。朱葵石。葉級庵。董蒼水。歸元菴。及山夫。紫岳心諸先生。方外則費隱旅庵。王崑陽也。晚好二氏學。故養六畜。給資本。勸勉屠戶。故於優曇庵。大生庵。保福庵。天仙湖。白龍潭。鏡湖市橋。皆有放生處。至康熙廿一年。奉月趺坐而逝。享年五十有九。葬五十保一區。月字圩內。

鼠銜燈草

六十年夏。太平橋畔。有燈籠店龔姓者。黃昏時。烟騰於街。自其家出也。隣里掘闔而入。則火已熄。布帳燒去其半。夫婦同卧。身皆焦灼。奄奄向人曰。頃見碩鼠銜燈蓋中草。曳而走。匿枕畔。帳遂燃。身不能起。為火所逼。痛楚難狀。至明日。夫婦俱死。一子綳卧牀上。髮膚無傷。按龔素同賤。無大罪過。惟平日以燈紙代薪。殘字盡納諸窻。始知降殃者非酷。

柳棺流血

張蓋香紀宗以辛卯科中式。明年會試。下第歸。過臨清。逢壽張縣王倫逆亂。屍橫遍野。河水皆赤。觸穢惡氣。委蛻舟次。棺不可得。盛以柳木。至家血猶淋漓。弟柳香宗詩文名噪一時。殆於水。一子鳳工詩。繞為博士弟子。又卒。文人之厄。無適此者。殆木秀於林。風必推之歟。

三唐二陸

向來邑中。文人稱三唐二陸。謂唐師道或侶宋或來虞或陸臨潭或扶桑或。最後三唐則德言詩傳立之道復象嵩身也。今莫衰莫紹。漸不能成。鐵爐步名。因憶同時著姓。

如李潘孫蔡袁陳。皆近蕭索。至我家弟兄四十餘人。唯予與弟系尚在醫序中。幾有樂卻胥原之感。

龍過

律中夷則月十四日晚。有白龍自東北來。至金澤鎮。池邊而南。去地祇三四丈。過處屋瓦盡飛。行船吸至半空。擲下。板寸寸裂。距里許。有村落。曰玉田。被患尤甚。

盜蘭

角鎮楊鐵匠。雅愛香草。搜尋無藝。逢友某以數文買兩莖。鮮與水仙等埒。匠叱叱稱佳種。囑好蔕種。陰使人許償直五金。某歛款相告。陽曰請無賤售。如為興生計。吾能相倍。某諾。肆軫轉假貸以付。壘以虞山泥。覆以青紗帳。拱若珞華黎綠。時有劉生同嗜。願警元寶。佛然起曰。吾豈販賤賣貴耶。訖不許。劉計左。其門客進方畧。曰伊室卑淺。可穴而盜也。匠已窺密。綴綴未嘗違捨。即露初星晚。猶擁松明作陪對。翌數日。頗愆甘寢。遂明蘭失。喙赫赴巡檢司。訴被竊。不直。闕然至城。喊稟於縣。株連數人。竟成大案。縣訊無証。竟又弗伸。既歸。憤劉憶花。終日以淚拭面。營營物故。蘭至劉宅。竟不作花。

歷本

有族弟嬰瘵疾。經歲守慢城。嘗謂余曰。不意近來身子。竟可作歷本看。每逢二十四節。無不先覺也。

書家

吾郡自董張兩文敏公。書法名天下。而後博雅能文者。咸得窮六藝。究八體。以擅鸞鷟。跼之奇。有如陸春谷。鴻。楊辛庵。大舖。陸蒲塘。梓宗。潘達齋。雲。子叔祖固堂。自致伯父琴溪。祖均。皆手握靈珠。為儒林所推許。然古人香矣。未知翰墨流傳。後來能搜尋寶貴否。

銀價

嘉慶元年。白銀每錢一百三十文。洋錢每個作一十一百三十餘文。

周孝女

孝女名瑞英。華亭人。父魯璠公。有聲黻序。隱泗水之畔。生二女。長即瑞英。次晚英。俱習禮明詩。能通大義。鍼衽之旁。縹緗度積。人咸稱為女學士云。無何父病。一切喪祭費。瑞英親自拊擋。無闕禮家本寒素。至是益艱薪米。母有憂色。乃慨然曰。母期於子。

者為終養計也。兒即女。亦可代子職。明日易釵而弁。於家塾為童子師。一時執贄來者。爭拜絳紗。問經義。如宣文君故事。以館穀所入。供老母。其妹年及笄。為配祥澤塘黃生。發有生亦擯學士。琴瑟好合。女性儉約。經歲常齋。日課生徒。夜篝燈針黹。心力俱瘁。年止三十有四。病劇。以母托妹。未幾母沒。與其父並塋於塘橋鎮西之徐家浜。孝女亦得祔葬。皆黃氏力焉。愛尚有傳。此其崖畧爾。

女塾師

鍾女士元圃。若玉。適崑山諸生周。官畫臨崔白。字學鍾王。詩宗韋柳。皆掃除脂粉氣。人更端莊柔淑。嶷景蕭颯。依婿居茸城。訓女生為業。婿潘姓。亦坎河。藉母筆墨作用。度嘉慶七年去世。年六十有六。曾貽詩扇於子婦。惜亡已久。詩不能記憶。

遊園題額

邑廟為城中勝景。舊名靈園。基址閒敞。四方咸為談討。丙辰春。學臺劉雲房。推之至。止。邑尊奉事唯謹。遮蓋傳暢。自暮達旦始散。劉公題園為曲水。而園之名愈著。然登房架屋。殊無繪曲致。王梅影觀察。興克來遊。嘆曰。可惜許多銀子。斯言旨哉。

路旁獲銀

珠街閣范某。行八。緣事被責。恥逃外省。輾轉之蜀。不能自存。知同邑金仁圩為縣丞。求托宇下。金非素識。念桑梓誼。姑留於署。范無所能。令司竈餼。時值用兵。有某將軍路過。金歛以酒。將軍極賞。蒸餅。因遺之去。後隨解餉往營中。閒走曠野。見屍橫滿溪谷。路陂銀葉繁。潛告將軍。囊括以歸。放良後。援道銜入籍。四川嘉慶元年。道紀迎其眷屬。仰羨者籍籍傳道路。因思漢時語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不禁為之三嘆。

石柱坡

石柱坡。俗復稱一綫天。在北門內。舊為藏嬌所。前臨河水。人跡罕到。又賣花船齊泊於此。當春夏傍晚。交隣比多妖嬈兒。晚妝初卸。倚門談笑。珠蘭茉莉香。薰人欲醉。維時紈茵浪子。擲心賣眼。宛作風流蕞澤。今則半成廟宇。半為巨室。佳人多屬沙叱利。無復當年風致矣。

率叔

東門外莊監生。厚於貧。加捐作貢。頂趾之雅骨。凡門戶器皿。皆用官銜封記。新置棗桶。亦寫後選儒學字樣。又曾投刺姻戚。與族叔偕。寫帖曰。莊某率叔某頓首拜。叔詳辨之。曰。我年長於汝。况我為貢生。汝為監生。無所為非也。其叔為子僚婿。憤而告子。

陰致反目

菘宅村陳某。設店門首。有李常懼。店惟薛策三。何敬文相來往。兩人通蕩不羈。陳室某氏憎之。陰作申申。一日陳如郡。倩何守店。店間壁即內室。須臾薛來尋陳。何搖手以示。附耳曰。伊往郡娶妻。未必即歸也。薛佯驚曰。內知之乎。曰。恐牆有耳。議寄城中某戚家。餘語糝糊。不復辨。氏聞其概。怒填胸臆。洎陳歸。氏吼起。盃甌盂盒紡績具。抵院殆盡。陳驚問故。氏曰。問爾何故。陳曰。我無故。氏曰。我祇為無故。故。陳終不知故。默坐於店。氏已憤臥。冰襟者數日。何薛送面承誑罪。仍復御卿。

烟筒喇叭

何元長好結納。四方挾薄技者。多伸僕起。覺而至。一人自言能吹烟筒喇叭。出其筒長三尺餘。織上豐下。兩頭纏紫銅。吸烟竟。拍去其爐。徐徐吹之。初吐新鶯晚曉聲。次作寒雁唳唳聲。繼如鸞囀。後等牛鳴。嗒嗒啞啞。較樂工所用尤為動聽。易以他筒弗能矣。

燈架作刀

昔九峯公與諸同人為燕飲之會。酒酣以往。間作嘯歌。曾聚沈漁山。青來堂。施君

維新 高唱大江東一詞。奮袖起舞。以燈架當大刀。舒展力猛。觸柱成兩段。今沈氏子孫猶藏之。謂是前賢風流遺跡。以誇示於人。

種銀子

塔院僧。性鄙怯。不念法華經。不理梁皇懺。脣脂可厭。有江西客來。厲問以酒肉。啖僧頗相中。後密謂曰。我習種銀術。欲助汝。汝有意乎。僧問何謂。曰。以銀埋地。有符籙拜禱法。閱七日。一可得十。僧未信。姑付銀一。還其種。客禹步庭前。喃喃作咒語。掘地埋之。扃戶出。囑弗窺探。至期啟視。則赫然者十矣。僧大喜。投地曰。可多種乎。曰。何不可。毋多則子愈多。唯紙鏹亦須多。赫耳。僧乃罄其己之所有。又將衣帽及鐘磬鏡鉢之屬。盡質於典。不足。復借隣寺之鐘磬鏡鉢。亦質於典。侵曉詣城。買紙鏹數十。欣欣付客作法。客如前狀。闌然扃戶。至明午。客亡。兩三日無迹。急掘所藏。則零碎碎瓦而已。僧搶呼欲絕。後十餘年。復有外科醫徐甲者。傳種洋錢事。遇賺畧同僧。而所賺更多。故徐之盈門索債。亦倍於僧。

春人讀書

浦東徐秀官。傭於人。穀粟來。無行李。唯肩書一囊。暇即吟哦。特與搗聲相錯雜。酬以

值。悉買書。書亦無所擇。大約理學居多。至歲底。擔揭去。明年復然。木齋聞而異之。曾訪其人。

擊賊

魏約庵。好緣。擅技擊之術。睡縣後街客棧。夜未艾。有賊至。同伴者推築之。魏起。同伴先下。被賊一棍。魏繼下。賊打魏。魏奪之。賊失棍。跳去。旁屋內復有數賊。持械負包出。魏先擊持械人。倒地。負包者委而走。即被擒住。背後一賊。以瓦罐從腦後擲來。罐中皆火。急閃。墜於肩。以手拂火。而倒者擒住者紛紛逃竄。隨踪進趕。由大通橋至蟠槐樹間。將薄賊。賊下水。魏未學泅。乃返。又歲底。自鄉間回。斜暉西墜。腰纏數金。過柘澤廟。有三人由小岸來。忽兩人越前行。一隨於後。前者曰。汝金放下。言未竟。後之巨挺飛至。魏轉身從旁一撲。人與挺俱墜。抗拒忙急。已燈亦息。前面人乘暗扭住。因以兩指撚其喉。賊不能動。亦掠於河。其一佞公遜去。

仇英畫

先祖舊藏仇十洲冊葉十六燈。人物花鳥。皆盡態極妍。幾於有聲有臭。號為真蹟。遺於叔父。孟傳。迨叔去世。被孀舅氏周取去。同柳公權之銀杯羽化矣。後在骨董店見。

一漢宮春晚圖。雖不辨真贗。而精雅可愛。問價索二十金。知非寒士所能妄想也。回思舊物。彌增惋惜。

出燈

縣役李某。於花朝之夜。攜燈數盞。遨遊街市。有人格然笑於旁。李歸。忿火中騰。適逢邑中能繫燈者。窮工極巧。務雪一日之恥。而向所笑之人。適遶各處能繫燈者。窮工極巧。務蓋李某之上。於是兩家燈各不已。至三月中。一邑助興。既又互爭其奇。搥鼓鳴鈺。城為不夜。使具目者受眩焉。

魔人自斃

北關外有人。以毀橋為事。俟橋之修。則向匠索謝。故與匠表裡為姦。近來橋多坍塌。半由瘁是。後修龍安橋。某亦與俱。凡橋始造。匠有魔魅術。是日清晨。匠問妨碍何處。某曰。城裡人言未畢。兩手真不能拳曲。蓋言時身立繩內。如響斯應焉。遂為乞丐。終湯虞尊逆秦知其姓氏。時曰。予忘之矣。

腹中蛇

翟君振飛。誠悃具肝胆。暇習扁盧術。多奇中。一族弟苦無子。忽婦懷孕。邀公切脈。公

曰。弟難於嗣。今有佳朕。固幸甚。然按脈竊有異。當為下之。弟允豫未決。歸告其父。父曰。振飛豈誤人者。急投以藥。乃產一牌。剖之得蛇二。猶蝮蝮而行。

入洋懋婦

張星槎秦年踰不惑。無立錐地。猶困童子場。賴室人倪賢。借其女鍼蒲紡績。以易薪米。冬夏皆至丙夜。偶有不給。則忍餓臥其夫。終不以家事妨誦讀。逮丁巳四月科試。後予探其家。則目汁滾滾。如斷貫珠。問之曰。吾恐無顏見妻子也。漏刻間。報條宣至。予亦為之狂喜。一衿不足為榮。亦數十年辛苦。聊以償報爾。

死年同父

顧鶴巢松素誠樸。謹言語。丁巳春。謂子文煜曰。昔吾二十八歲。遭風木之傷。時先君年五十有七。今我與若年俱符。恐子壽弗將也。言之親甚戚。至秋。鶴巢果謝世。

庸醫

東關吳氏婦。偶發寒熱。邀醫視之。曰。暑也。為治其暑。不能愈。易醫視之。曰。濕也。曰。風寒也。為治濕治風寒。又不愈。纏綿四五月。四肢漸腫。腹漸大。心衣不能約。則曰。榮衛不和。虛矣。極力補之。腫不退。凡城中請靈樞素問者。悉延之。悉袖手無策。乃請專治。

鼓症者來曰此鼓也。久為庸醫所誤。攻之瀉之。如故。踰旬腹痛。復問前醫。曰痧耳。至晚生子。乃知前此有身也。然以攻補亂投。母與子俱不能生。

清竒古怪

邑中績學士。向有清竒古怪之目。謂方浮遠。玉臺李維容。大統顧書巖。岳俞承天。玉海也。李舉孝廉。即奄然委化。方顧俞三公。抑厭紙窗敗絮間。老益萎膝。見者如遇過時古物。爭避面。相笑相厭。歛之。豐於才而嗇於命。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捕魚逢盜

郡有捕石首魚者。戊午三月十五。結伴至海畔。忽遇洋匪。蔡奪船。繫三人去。兩人見殺。獨一人。則以沈水。浮至陽山。觸石而止。併力緣上。然四圍激湍。履踏無由。坐三日。見前船過。自惟欲肉心亡。不如被殺之為淨。遂高聲喊船來。問故。曰腹餒思啣耳。竟擲蓮心桂圓兩盒。踰日噉盡。復見前船。復高聲喊曰。奮子尚未死。諒非應死者。可使小船載置海灘。某危掉行百里。知與寧波不遠。因乞食歸。

小檀園

廖古檀先生。景文性喜風華。才尤跌宕。出宰繁劇。能著循聲。及投綬歸。卜築小檀園。

於吾里。既擅園林之勝。復多絲竹之娛。伶工侍妾。輦以所謨。小青雜曲。依聲迭奏。故桑榆晚景。逸興倍豪。每招致名流。飛觴坐月。為一時風驗。盟長自歸道山。鶯花無主。雕梁畫樞。蛛網塵封矣。予以昔年。遠其青盼。近與令媛。織雲詩詞。唱和。暇緡清綺。嗽芳詩話兩集。不勝今昔之懷云。

星移戶

戊午九月。有星移於天。如飛如織。輝光四布。如是者數夜。

宣公墓

陸宣公。新唐書稱蘇州嘉興人。張東海云。雲間未陞郡時。或隸蘇。或隸秀。故人物之見諸史者。不以雲間書。若陸敬輿。雲間產也。圖志弗考。遂至缺佚。昔蔡遠泉謂伊五六歲時。過察院場。見西偏古塚一。父執指曰。此宣公墓也。後遍尋。若海外之望雲來馬。耆老凋謝。咨問無從。邇來四址。無墻垠。唯戴姓庭中。有隆然者。亦未知是否。

樵婦

予遊宛陵。過石封。觀一媿嫗婦。蓬首擔束薪。偕五六屬人。蹙蹙山徑。睨其貌。狗態生嬌。秋波流慧。世間。此艷麗。記顛不刺的西廂文一節。誰誦再四。顧問。舉人識之乎。

對曰。山婦耳。烏知之。予思此婦。苟加薰沐。得富商貴介。金屋貯之。將令見者拭目。聞者竦耳。奉天人稱神女。可以耀世宙。即不然。稍貶志節。獻媚北里南院間。亦足衣錦。厭梁肉。何至受此折磨。不為所養所識。然安知非自恃容華。竊傷淪落。求一知己。弗得。平日撫膺慟哭。淚沾牀簀。又安知非心鄙屈身希寵者。獨使作態。而韜伏明姿。甘自埋暖於泥塗。沈思既久。萬緒環生。不覺灰心木坐。蓋多情蚤被無情惱也。舉人笑。余癡。勸驅車去。萍水剛逢。風花便別。又悵領畧殊疎矣。

神虎

由石封去。踰長洪嶺。同行者單山而望。相告曰。客歲有客乘輿過此。倏覩虎至。攫其後之人去。乘輿者與在前者皆未及知。蓋神虎也。夫地當幽僻。徑極縹曲。又崑山便繞。古木陰森。則鬼怪之出沒。魍魎之往來。亦固其所。即目為神。殊覺嘆喏太甚也。

葬妻

里有葬妻者。作墓誌。客以問余。余按春秋隱公二年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穀梁傳。夫人隱公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日知錄曰。春秋之例。葬君則書。葬君母則書。葬妻則不書。所以別禮之輕重也。隱見存而夫人薨。故葬不書。依此則

葬妻而為誌若表者皆非。古人作墓誌有合葬而不書於碑額以夫統妻本乎此也。然則以子葬母寧不可為之乎。曰以子葬母則必父卒而後子可居葬母之名否則猶之葬妻耳。

青龍寺

青龍鎮一稱龍江。吳大帝曾於此造青龍戰艦。其地控江連海。唐時置鎮防禦。為海舶所輻輳。至五代猶稱雄鎮。號小杭州。已而潮淤水涸。市舶徙太倉。民業以衰。內有隆福寺。創於唐天寶二年。宋建炎中。妙普法華二尊者相繼顯迹。寺遂雄鉅。為由拳勝槩。嘉慶戊午三月。住僧不戒於火。兩日夜弗戢。紺宮蓮界。辜較盡矣。

孝婦染疫

婁邑程子春師義居約時為盛氏贅婿。盛素豐。只一女。名文安。不令于歸。某年時疫起。子春暮遊在外。女毅然請省舅姑。父母不許。女曰。凡人娶媳。皆為老來計耳。今家貧。子出。孤苦無依。倘一朝有故。兇罪莫贖矣。如病有濡染。死亦無悔。遂歸程。極力孝養。甘心勞動。積月舅姑痊。女竟染病死。嘉慶元年。子春舉孝廉方正。愛筠曰。伊夫人不愧此四字。因言其概。

木齋女

木齋有女名瑛生而媿媿賦稟過人幼讀二十一史洞曉其義暇與父論古今得失時出新意學詩得唐賢三昧存稿四十餘章無倚捩柔脆音木齋咏懷曰阿買不知書漆字女兒偏會讀金樓語為貴錄惜年十八而卒瓊筵優曇僅向人間一現也木齋珍藏其稿不肯炫世去歲忽以示予予勸付梓

積骨塔

小西門外八字橋南里許行善者建一積骨塔形為六角下築石上則砌磚高約二丈周圍如之四旁開孔虛其中以貯殤子骨後來堆積極滿不能掩藏實同暴露并男女混雜支體零落無從查檢聞建是塔者今已無後

青衣迷人

南盤張某久病常在牀褥閏六月十八夜分家人聞戶聲闐然起視則卧者失捺尋絕影響以為溺也越漁師網之無跡二十黎明忽撞門如雷門啟某裸而歸水淋漓欲滴徑登牀頓罷如初詰之曰有二青衣逮我登舟恍惚至一處宅第宏敞及內堂婦人四五輩出皆炫服靚容如天人樣居無幾設樽酒水陸畢陳玉碗金甌光射桐廬

視味噤以齒。口不能名。厭飲而已。已而將寢。出更衣。見白髯者。驚曰。爾何來。亟歸。勿少淹。衣履為爾搗歸。因導之出。指大溪。令涉。不覺至家。顧謂左右。衣履在外。可持入。出視果然。時隣近聞某還。問訊盈門。咸不識衣履何自來也。履粘片紙。有數十字。惜鄉愚無識者。焚之。未詳所云事。係徐小巖亦行所記。

抗糧

楊林寺三十一保。地為荒區。人盡僱傭。元年至三年。每錢條銀價至二百九十餘文。以後增減。總在二百外。故相約不納。楊令英會親赴其地。征之。執彈而招。為揮稅。而呼狗。比較無從。後盧公竣來。始樂輸將。稅屬不絕。

男尼

城北秦姓。情洞庭女尼。作佛事。鐘鼓旌幢之類。俱極新巧。尤工黃紙一榜。詞為四六。書法端楷。人爭讚白。迨事竣。登舟。一尼墮水。救起為男。蓋本韶秀書生。與尼交相嬖惑。削髮混於中。凡寫榜書疏。俱出其手。撲朔迷離。久難辨識。不料臨走時。旋露為萬目所攢視。

生春堂

堂在北門外附郭。舊名彼岸庵。一女尼主之。年少能捲勇。惡子捫捩其乳。以兩指碎庵外。從此人避毛戴尼。終嫌器雜。捨而去。至乾隆二十年。添造後楹。於庵前建橋。有顧姓。依此操舟渡人。爰勸作道士。居是中。歷四十餘稔。道士之徒相繼死。遂無居住者。

古倪園

松江北門外。有古倪園。相傳為雲林先生扁舟三泖時所營。今為沈氏有。

俚詩非實

常熟仲靈梧師。嘉德以名解元。司鐸清溪。行芳品潔。心誠貌慈。其引掖後進。尤不遺餘力。洵為士林表率。乃於解組時。器薄嘴反。吠影吠聲。作詩以歷詆之。幾得不題名。其實無中生有。等諸井繩謗海。不得為先生類也。我於先生。正亞聖所云。汙不至阿其所好。

四堂闢

陸璞堂先生。

伯煜

庚子會試中式。

殿試進

御十卷。名列第五。辛丑散館。

御試

一等。授職編修。

乙巳大考翰詹。

欽定一等第一名。擢侍讀學士。丁巳簡放浙江臬

司。已未因病乞休。嘗繪適園灌畦圖。以見志。適園者。文定公別墅也。先生閉門養病。不談世事。不弄筆墨。灌畦之暇。以葉子為戲。里人稱為四堂圖。蓋與其弟屠堂。及高茂堂。又有一堂容。則其家僕婦也。簡率襟期。綽有晉人風味。

豪家奴

邑某本寒乞相。仰人鼻息。人皆齒奴隸數。及靠身為貴家奴。得掌管鑰。起居日用及飲食衣服之華。甲一邑。重臺悉牙伶。齒削鱗比雲從。里黨子不敢正眼覷。小有忤犯。禍且立至。一二委瑣齷齪士。冀有沾溼。甘於舐癢吮痔。時在門下鳩而集。鵠而立。未嘗敢均茵馮。其母死。弔者持袋連襪至。伊便趾高氣揚。妄擡身價。向縉紳求繫援。本來面目。無人省識矣。未幾。主人死。奴獲罪去。因憶傳奇中有嚴氏家人牛信。及曹劍亭。錫賢所忝劉全事。主愈貴。則奴愈橫。自昔已然。於今為烈。

大孩

松江南葉謝地方。於己未年。某姓家產一孩。胖大殊常。祇三月。已重六十餘觔。

吃素狗

徐氏畜一犬。投之骨不食。飼魚肉亦不食。與以腐。噴聲若流。但不能進門戶。玆至弟

吠。遇衣冠客來及家人出入。反或冷猛。噫。又安用此吃素者為。

死求還陽

下卷翟氏一僕暴死。六月中。緣天熱。速斂以理。忽明日空中作聲。彷彿是僕。泣云。數未該死。今欲還陽。痛無倚托。主人即為啟視。則軀殼腐爛矣。大嘯三四夜而寂。

蘇州盜

姑蘇閭門外。來盜三。出入無蹤。後見其蹲伏屋脊。因鳴金聚眾。三盜齊走。一以腹貼瓦。如蛇之遊。迅速無比。一以手代足。倒身而行。亦等猿捷。一則聳身跳躍。簷瓦無聲。時觀者若鯽。鎗棍畢舉。得拿其跳躍者。何蘭畦吳豐親捕獲。歸述云云。

讀書被擊

倪雲莊傳少苦貧。而性好讀。父欲傭為人牧。泣對父命。不宜敢然。然得膏污名。兒勿願。願終讀。父怒。謂了不長進。舉長杙遙擲。擊頭額俱碎。故面上積創痕。從父水叔泌愛憐之。極力培養。遂通經史。舉舉於鄉。

酉陽善政

酉陽本夷地。伏波將軍所征五溪蠻之酉溪也。酉亭牧是州。因此間不知節烈事。持

查幾人為之旌表。并建祠以祀。居民始相懲勸。又不解種麥。乃赴省免種。庸人教種
藝法。到時荒歷三年。是歲大旱。步行數里。至禱雨處。時年已七旬。匍匐虔禱。大雨如
注。徒月又旱。又如前。連求三次。連得澍雨。旁觀父老。有為流涕者。酉陽額設兵六百
名。兵糧全係折色。向劍藩司衙門給發。州去省千里。又山路崎嶇。營兵窮苦特甚。時
值教匪初平。隣府有剩糧萬餘石。公請上司借米六千。作平糶。連年大熟。繳還本米。
翻浮四千石。詳定將此米存本州。永作平糶用。春放秋收。其所贏餘。改為兵糧。一半
本色給發。其半折色者。請於本州地丁錢糧內照數報存。隨時給發。不必解司。多所
輟轉。嗣自營兵免往返之勞。且得一半本色。生計始裕。故解任時。執香送者千人。隨
行二百里。至河干洒淚雨別。

八卦亭

方家窑西去一里。舊名南楊家莊。有九宮八卦地。四面皆水。中築土為太極圖形。按
方位為八卦卦。上建亭。以橋通之。傳為鐵崖舊址。滄桑既易。遺跡空存。陳愛筠舟行
其地。縱步一遊。遂麻彌望。無復曩時之盛矣。填湘月詞以弔曰。一片湖心。按方隅九
宮八卦。當年誰畫。今我拿舟尋廢壘。指點楊家舊宅。岸缺成叉。橋橫列象。亭觀輝金。

碧江山風月。福人千古遺跡。為問當日廉夫。往來峯泖。僑寓居南北。北數里為北楊莊亦織履故居對酒徵歌。風雅地。轉瞬滄桑已歷。光祿亭荒。水仙舫去。故址生蘆荻。一聲漁唱。鐵崖彷彿吹笛。

坑下銀

城中沈甲。以貧出門。烟視媚行。無噉飯處。事兩淮鹽院司門上。即俗所謂三爺也。日守門戶。覺一幕友僕。出入無節。心疑之。潛尾其後。悄然進客邸。沈即隨入。見胸匿白銀突出。盤詰。乃云。主人坑下有銀。不知誰何於諸。囑子運出。今已彰灼。請勿張揚。願與剖取。因相助搬運。自得銀後。廣結納。亦作門上。龜鼠多技。卜宅姑蘇。出資捐空銜。買妾媵。漿酒霍肉。儼然富與貴矣。

遊記

花南年未弱冠。遊京師。既而遍走齊秦燕趙之郊。凡名山勝迹。無不留連賞咏。晚歸梅莊。以畫自娛。乃追溯生平所涉歷者。各繪為圖。共八十有四幅。自為楮橋。顏曰遊記。弟東橋作詩題之。畫景詩情。共臻佳妙。每一披覽。令人神往。

便頂

向來官府唯朝帽有頂。至雍正四年始頒便頂式樣。即今平時帽上所用。其式圓。上如大珠。下以銀盤盛之。高不盈寸。自一品至九品。分珊瑚。藍寶石。青金石。水晶。明玻璃。碑礪。涅玻璃。金銀諸式。正從花素有差。嗣後正七品以下。及生監。無金銀花素之別。嘉慶四年。科臣特奏。細為釐剔。遵行年餘。仍復淆亂。

古劍

澱湖西多白蕩。居民咸業捕魚。有宗家蕩。稱巨浸。魚蝦繁殖。一漁翁撒網。得劍。長與身等。銖亦純鐵。旁列篆文。漫漶不可辨。皆封土蝕。古色斑然。數人勦力。拔鞘。鋒若新出於硎。知為寶器。深藏之。未十日。家遭火患。冒火搶出。寄諸隣舍。越五日。隣舍又火。謀置古寺中。是夜寺即起火。羣謂不祥物。復沈於水。

諸生掛珠

海上趙謀士未達時。遊京雒。羈旅中。無曹邱生者。意將旋南。而遲滯未決。兄寶君觀祭。以蔭官中書。逢純廟避暑熱河。寶君在扈從之列。因請與偕一日。上坐碧紗帳。謂某相國曰。此處須書畫各四幀。相國出。商諸寶君。倉猝無應。謀士請於兄。設寫真草。詠梅蘭竹菊以進。上嘉賞。問誰所作。相國對中書趙東湖。召見。將有賜。

東湖以臣弟東冲對名遂上聞反自熱河適慙勤殿人員缺詞臣罕克充其選急欲得人相國以趙名上惴惴焉恐格於例上曰即熱河作書畫之趙某耶軫啟召之許以諸生掛朝珠入直旋賜舉人值上七旬萬壽誕期獻古稀天子寶後十年獻八臻耄念玉印俱悅聖心自中書游擢卿貳今天子御極尋進少司徒誠千載一時之遇合也

兄弟爭產

姚一如令儀為成都守請寄無所聽有富室弟兄爭產成訟未審前一紳士來謁說金六千兩囑袒護其兄姚佯許之及審兩造具備紳亦應訊有名姚謂其昆弟曰爾係同胞為手足我雖官長究屬外人與其以金授我何如一家相讓今金具在爾等自思兄有虧還爾六千金弟有虧受此六千金俱可無訟兩人感悟投地飲泣乃喚某紳曰爾係伊家至戚昆季何分彼此而輒上下其手平時不能勸導又欲實行囑托陷我於不義今他弟兄已和好以後稍有齟齬即惟爾是問

紅菱

南端徐元威有孫女年及笄於十二月河畔浣衣見浮一菱至紅鮮可愛剝食之遂

絕五穀。唯蔬果是啖。而貌加豐潤。家中疑為仙。不復許字人。積五六年。食穀如常。乃嫁編氓。

義不別娶

蔡西垞締姻於薛氏。葦塘鼎銘先生孫女也。染疾成赤鬚。薛告於蔡。旁人勸另委禽。西垞曰。紅絲一繫。即當白首百年。豈以容貌之故。頓生他想。迎歸極速。好踰年。西垞鄉提。夫人髮更生。竟如雲委。

柿霜

青溪土宜。俗云柿霜。又云天花粉。作餽贈需。嘗考柿霜為柿蒂霜。乃柿之精。故生津化痰。清上焦心肺熱。若天花粉則草實也。性能降火潤燥。消痰解渴。有以枯樓根代者。亦可治嗽。至今店中所買。祇取萊豆粉。或蠶豆粉。或小粉。淘洗暴乾。以薄荷湯蒸熟。加糖少許。便獲善價。柿霜與天花粉二併為一。既失其實。復亂其名。來購者循聲而未察耳。

女巫

有某。夙與隣家不睦。隣之子死。而婦忽病。時鄉間來女巫。唇吻翕闔。造鬼語。蠱惑咸

謂神。家人喚至。言隣子為祟。向其靈輒拜祀。病可痊。某踵其去。至城外。攘腕託曰。賤婢。吾與隣仇隙。人所悉知。而汝欲使我屈膝於乳臭小兒乎。我問汝。此語果鬼教汝耶。抑隣教汝耶。實告則赦汝。否則百步之內。我為政也。其無悔。巫戰慄曰。君家使老姥來喚我。微叩悉顛末。依樣言此。鬼實無有。因掌其喙。婦病亦漸瘳。

願作丐

南翔東某姓者。具中人產。有田一壥。有宅一區。生子授室。忽為丐。僅拉以歸。繫扑之。苦諭之。皆不應。某族弟饒於貲。招語曰。爾特愛貧耳。吾給爾田百。合以己之所有。得二頃。可無虞衣食。爾父祇爾。毋踰前轍。口若石闕街碑然。徒日謂父曰。兒願作丐。兒視天下事。最樂無適丐者。父雖不許兒丐。兒斷不能不為丐。兒今有子。父撫雖孫。可以娛老。兒亦可以報父。自今無栖鳥於泉。兒不返矣。寔焉寫遠去。沈修來館南翔李氏。正其辭家之日。

明齋小識卷六終

明齋小識卷七

清 青浦諸聯晦香輯

中數

吾邑地濱海隅。而文風亦蔚。治熙朝科甲之盛。超軼他郡。近已稍殺。然自乾隆來。所記憶者。南北兩闈。中式數人以外。如戊午十三人。甲子十二人。丁卯十四人。庚午癸酉各十六人。丙子己卯各二十人。庚辰壬午各十三人。戊子丁酉癸卯己酉各十二人。嘉慶戊午十五人。皆高躍齊飛。鄉邦生色。

萬壽道院

萬壽道院者。始名神清。康熙二十六年。奉蠲賦。恩詔。院之側石梁通成。名橋為萬壽。以志。上德。而道院亦更今名。後羽客吳紫垣。周邠齋。先後募建。劉伴霞又擴充之。花木親髮。亭軒幽靜。中藏桓碑。夔器。及魯唐人書畫真蹟。搢紳先生咸賦詩燕賞。把臂為歡。迨伴霞化去。其徒碧萬。蔑棄清規。空穴采風。被楊某羅罪狀。控于官。時太守趙公。宜喜。擬建書院。即分道院東為絃誦所。道院有田千畝。以二付道觀。餘皆移作膏火費。令十紳士董其事。請述庵侍郎主講于中。不圖養雞蓄狸。牧豕畜豕。有人

唆碧萬之徒。上控撫軍岳公。起岳仍以田給還道士。而遷書院于慧業禪林側。由是資贖告竭。生徒日散。書院遂廢。

祖送孫

沈遜堂居東門。父設紬緞鋪於青溪橋下。有老嫗事其家三世矣。沈婦逼媿期。適友招飲。令嫗守門戶。嫗之子伺候客所。嫗寂坐。嘗有人多戶入。抱孩執即進寢門去。移時沈歸闔戶。嫗曰。未可。老相公在內。其子曰。母睡昏乎。老相公居店。焉得來此。嫗曰。非也。太老相也。其子曰。太老相去世久。又焉得來此。母真睡昏矣。嫗曰。吾未曾睡。頃親見之心。亦生疑。故熟視焉。終不得誤。子謂其老耄懵懂。喃喃不已。各解衣睡。標色才分。沈子墮地。即今之患蒼也。

重遊泮水

王述庵先生。於乾隆六年入泮。至嘉慶五年。為花甲一週。年七十有七。錢黼堂。樸學使。送其重遊泮水。簫鼓鸞旂。徧遊城市。王乘八座。花翎蟒服。率領新生詣聖廟。祭辟雍。拜。知縣虞公。小心扶掖。謹隨於後。一時觀者駢肩累迹。都人士歌詩頌之。真熙朝盛事也。

當堂做親

醫生王某生女。未晬歲。適友蔡姓孿生子。遂以女字其次子。歷數年。蔡氏貧。陰欲謾信。恰逢學生之長子死。王將女另許陳姓。蔡控於縣。謂子已納采。王訴女許字長子。媒約不敢左右袒。無堅確供。案為寢閣。逮廬邑尊洩任。見陳尚文雅。家可溫飽。蔡則鷄衣百結。菜色歸焉。乃倍罰其聘儀還蔡。而陳與王當堂成合卺禮。

背細註

嘉定金其相先生。居青之黃溪。與弟麓村裏進士。以文行競爽。而嗣君鳳友。性情未粹。時鯁於懷。晚病脚氣。雜骨支牀。燈火藥爐間。猶倚養和。孳孳為詩。禮訓。後病大漸。鳳友侍側。顧謂曰。好學近乎知章。朱註何如。鳳為背誦曰。此聖賢學問。非汝輩所能也。暴虎馮河章註如何。又背之曰。是。不錯。言畢無聲。視之兩眸俱闔矣。

司閻暴富

潘氏奴產子周某。走金陵為鹽道司閻。如狼卜食。多獲財帛。日遊河房中。蘭麝雲飛。酒馥霧霏。一時妓女。爭呼嫖媵。成啣臂盟。歸至青。竊炫輜重。市房宇。花罰錦裯。燉成五色。妻逞空翠。頭髻統珠翠。婢媪皆望色笑。而承迎。某亦杏花供奉之。約四五年。蕭

然耗費以致敗窳無烟土堇無席再出遊絕少芻廩殫盡供其謀獄一去不返比目作王餘妻竟倚門為業

糕易婦

乾隆二十年人毛食棄妻子如敝屣有以米三斗買婦結褵半月同作餓殍又南門吳姓者業剃髮將牢尚得度日方噉糕隣人向索吳曰爾婦與我我即與爾糕隣念婦體日就柴瘠肌色肝黧鬢鬢孔印並已亦尪羸不能偕僕覓主苟得糕可延殘喘婦從吳或終身飽遂允諾竟以兩糕相易其婦今有男女誓誓矣

號軍

吳門一販佛手柑者辛酉至金陵七月杪貨已罄盡意欲往考場中觀望適寓主人為號軍首正養養憂人缺曰我有腰牌點名時噉聲呈驗可任出入其人喜如踐九列至期點號軍果應名進傍暮欲出號官將杖泣訴以故號官曰弟忍之不過受三場辛楚耳如欲研究恐再得罪末耐何歸號然憲憲無偶但之吹竽亦在糊塗帳中吃昏悶苦也覆於二場坐是號幸遇同鄉喜言語之通服役甚賴其力

惜穀

蔡公禹銘。居家無贏。以廉隅自飭。習九九能。遊長沙署中。每於飯後。伏蕃友几案下。拾委穀。似尋針芥。僮奴目笑之。而覆勉無解。後公享遐齡。文孫朝杰舉於鄉。咸以為惜穀報也。

塌屋

予不慣杜門。兒曹多頑劣。嬉戲無節。內子每約束于耳舍。庚申余月。小兒齊聚。陳泥佛作戲。未幾隣家阿負至。內子出應酬。諸兒潛踪逃去。唯次女在牕下理鍼膏。半炊許。驚慌躍出。若燕子之飛。繞離戶。屋砰然覆。臺椅器物。皆若糞粉。神少定。問何由得脫。云霎時眼前昏黑。空中如有人提挈者。故三男兩女均無恙。

湖水

吾邑向乏湖水。淞江湖自北來。至茶庵止。黃浦潮自南來。至柘澤橋止。故市河無潮汐。自元年後。漸達于城。長與落相去幾二尺。唯北潮先至。數刻及南潮至。而北潮已退。稍有睽隔。未及接連。

魯班祠

棟華橋南。有魯班祠。為閩邑匠人拜祀所。廟僅一楹。歲久傾側。至辛酉夏。木工巧者。

飲錢演劇。并而奉神于城隍廟後樓。一時鳴鐘者。肩輿者。執香者。衣冠者。持儀杖者。鹵簿紛迷。梅奴前行。皆匠人也。謂曰匠人之會。

書院十景

述庵司寇主講青溪。以書院十景題課士。復分箋邀能詩者賦之。予與陳琮李春榮

俱蒙賞許。題曰青溪一曲。

水從薛湖而來。東北合吳松江入海。水縣所經。烟波渺瀰。

五峯拱翠。

即有九峯。如遊鐘實北。詩為十

二。登樓見橫雲辰余天馬北。詩烟嵐相次。

雉堞連雲。

書院在南門外。城堞參差。間以高枕。疎柳烟村。杳霭。

烟村杳霭。

前後數村。村烟霏霏。若接遠浦。雲

帆。院臨大盈浦。

禮門桃李。

八門。桃李數株。及玉蘭。紫殿之屬。花時爛漫。

芸籤小閣。

為藏書之所。講院梧陰。庭前

數本。綠滿簾。亦高。同集。鳳之兆也。

層樓釋菜。

樓三楹。後負五峯。中奉漢鄭司農。宋朱文公粟主。春秋釋奠于此。

紺塔凌雲。

院左為慧業禪林。有

塔七座。鈴聲關影。望之如畫。

龍舟

飛鳧之制。行諸端午。為弔屈也。至嘉慶六年。新造六船。于六月。大倍乎舊。旗幟皆呢。次羽毛。或顧繡。每船所費。悉千金有奇。往來如織。觀者若狂。游船之價。頓昂。高舸非前定。不能得。次亦每日索錢一二貫。至明年。又增為七。刻于北門外。二人傷滅頂。尸猶未起。父母妻子。嗷嗷方涕。而所覆之船。已裝飾整齊。復鳴鑼擊鼓。來馬。吁。可怪已。

賢慶河

南門城下有賢慶河。狹不容舟。形家謂能疏濬。居人必獲雋。無稽之言。可勿聽。然癸卯宋荃甲寅趙蓮源辛酉陳映三家俱在河濱。而其年適畧為濟淪。故識之以驗朱稔。

歸氏婢

歸大榮歸二。容光俱邑諸生。大不永年。二妻相繼下世。家貧丁寡。伶仃如秋燕。有婢能作夫人舉止。納為副室。歸二好汗漫遊。在反者盡冠狗。婢狼狽以無桐好逸。無適宵人諫。而歸終寢如充耳。未幾亦死。子猶編蓀。僮兒莫作桑中約。介然難犯。隣里時聞投梭聲。或勸改醮。泣曰。何以見地下人耶。何以撫嬰媿耶。吾今唯隣是卜爾。時歸大婦適于鄉。因質其屋。與婦同居。勤儉作苦。十餘年稍有儲。擇地葬歸二夫婦。歸之父母。并及歸大。復折爰教子。行將成立。婢真人傑矣哉。惜未稔其氏與名。

干山竹枝詞

周仲青。厚。高才淹雅。藏書最富。平生擔挾干山瑣事。編成竹枝詞百首。極其醇博。甫殺青。周已醉卧古藤陰下。故傳者絕少。

匿卷

金麓村為江寧教授。值秋試。邑友持文就正。愛其簡潔。許啜紅綾餅餌。設奉主司命。搜尋舊稿。竟見藍本。匿之不以進。迨榜發。仍然康了。且未呈薦。謂文無定評耳。後魁卷出。上江某公作。與友藝無少差謬。始知向為藏匿者。非為所私也。

祭黃門

廣富林有陳忠裕公墓田十四畝。久為田鄰竊據。既無嫡裔。并黜疏族。任其乾沒。楊塚寂寥。行者俱循題典念。五十二年。邑士大夫以公五世外孫。金山諸生王錫瓚子。為公五世孫。日薰嗣。請縣具詳。以奉公祀。又請遺產供祀墓之費。邑尊孫公訊確。定案歸田。越數年。奉賢陳桂堂。建祠于福成庵左。每歲上巳重九。糾同人執蓮稌獻其中。

韓公生祠

前明萬厯時。盧龍韓公。原善。來宰青邑。有德政。閩邑感之。去後為建生祠。尋改為施相公廟。而奉韓于後楹。稱韓老爺。至嘉慶六年。移廟于外。竟作寒熱司。訛傳可哂。白牛十姨。同此嘔已。

異字驅邪

秋七月。詭言瘟疫將起。居民寫籙。籙籙三字粘門壁。云可厭祟。愚姦相傳。幾于戶徧。按大事記。嘉靖年間。人家多懸籙籙籙字樣。以制妖人。馬祖術謂字出道藏。而音義俱無。竟認妄為真也。此等字大約如酉陽雜俎。連字之類。豈即剛卯遺意歟。不知驅邪者。未始非邪。邪不能驅。徒受人侮弄耳。

墳樹影

距東關里許。為潘家墳。有銀杏二。大合抱。高亦尋丈。影罩澗河西某家缸內。相隔數十里。枝葉細微畢現。其人家業侈侈隆富。人口日增。術者言樹影庇蔭所致。某尋踪而至。備物致祭。及歸。遺一偏提。詰旦照缸。則高懸樹杪焉。登來取去。以後榮枯消長。皆在缸中見之。

尋妻

舟子蔣某。妻被人竊。遍訪如係風捕影。既知為勢豪藏匿。又患石卵不敢。逢官出入。必攔輿訴失妻狀。官廨公庭。幾同廢舍。無頃刻離過。迨溫公履任。復萌冀能。溫緝之。嚴役押一婦至。云係蔣妻。令相認。曰非也。吾妻不若是醜。而懇求切切。溫曰。汝家難

散久矣。前任楊在此八年。毫無影響。吾甫到即得。假者不可聊以塞責。汝且去。俟我再緝。後終不能獲。

墨蘭

汪靜然先生。日賓工寫蘭。縱橫變化。得所南子昂法外意。時僧寄舟以墨蘭名天下。汪為就贖。僧不稱許。謂未得訣。汪反覆尋思。莫祛煩惑。及諦觀僧畫。始知慚作遁辭。評駁未中肯綮。緣自加功。帛畫愈工。甥東橋盡傳秘奧。謂舅氏遠出寄舟上也。弟名日宣。畫鷹亦有名。

死不忘文

上海徐林皋。雲鶴枕經。昨史年十九。應童子試。列前茅。未售。再試復蹶。悲憤會志以歿。其遺文束置高閣者二十餘載。至嘉慶七年正月望日夜。假夢其弟曰。郡城新立書院。取吾文呈之。不爾則為厲。弟以為幻。不應。家中突異。數見穰諸神。神言如夢。乃輦致院中。請于教授陸古巢。梓具述前事。陸亦斥其誕。趣使去。家人即腹痛。匍匐伏地。偕行者泣訴危苦。陸憐之。曲聽所請。時康茂園先生基田謫守松郡。謂文可喜。世命擇尤雅者付梨棗。以慰泉壤。

縣署火災

壬戌十月。縣署遭回祿。自二更至四更始熄。時縣尊溫公恭公事出。夫人及仲似君。慘罹其難。三日前。屠典史曾夜見暑中。有紅旗標簷脊。

信佛

叔祖母陸中歲孤孀。衣襤褸。鉅脣敗。無歡笑顏。唯崇信佛氏。恒申旦不寐。捨珠事。誦鏡奩旁。楞嚴涅槃諸經。燦然堆積。廿餘年不啜魚肉膳。田二頃。所入之息。悉以恭親。運缺益染瘡疾。肌膚潰爛。洞見肺腑。吽號而亡。西方聖人靈耶否耶。殆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世醫

何氏業醫。應天讖星。上世如中台嗣宗鐵山諸公。皆聲聞江左。近元長能繼其業。有金山人就診。驟曰。爾溺于水乎。與方去已。而其鄉人來詢之。霍然矣。因問某疾先生。何自知之。元長曰。望其色黑。切其脈湛。非溺而何。嘉興沈某妻。久病。醫者咸云癥。元長曰。非癥也。妊也。可勿藥。時沈無恙。乘便亦請視。按之曰。爾胃氣絕。我無肘後方也。去即暴亡。妻果產子。城中徐願兩姓。同舟就治。願極針棘。徐祇微嗽。無病狀。乃謂徐

不治。願可旬盡愈。未半月。語皆應。崇明何氏子患咯血。既與方。翼日復來。易衣入稠人中。已忘之矣。及出方。與前無少異。其處方好參錯古今。不專一家。所著治病要言四卷。醫案二十四卷。嗣君其焯藏之。

缸髡店

張孝廉其焯。原名咸熙。為崑山教諭。氣節錚錚。與縣不相能。告病歸。後寓吾邑。偕一婦來。質缸缶為業。日持籌。夜運甕。樂此不疲。暇或促坐講。左傳史漢文一二則。聲朗朗然。旁若無人。終不作旋里計。嘉慶八年。吳西亭致仕家居。與張為丙子同榜。老友重逢。情誼愈篤。及歲暮。置酒招張。張問故。曰。為君供張祖道耳。君近眉稜。諸郎俱列官牆。一旦不能正首叩。非特滋物議。且使諸郎何安。今夕錢飲。明日卽望東裝。無俟我拉送也。張乃怏怏歸。歸匝月。盡正命于郡城。

應響

我邑城垣子東南界兩三丈間。人或高聲喊。其應甚捷。彷彿孤山七里瀧光景。稍遠便寂。或云下為魚窟。城底空洞。故有是異。

穩婆

某氏以收生為業。肥白如瓠。年猶未艾。于私產難產家。婪索無厭。故家計阜實。聲價頗昂。一夕聞搥門聲。云某村某氏臨蓐。敦請氏素聞某富。欣喜從之。登舟行數里。四野無聲。舟子笑而前曰。我非某村來。因愛汝。故邀汝。汝能陪枕席。當載汝歸。否則即岸上走。弗相強也。時值黑分。路徑窘突。氏思落伊度內。閱亦徒自苦耳。世間不少夜度孀。何必守頭巾戒。以絕人歡。遂轉嗔為笑。平明辨色而返。偽語家人。終不悉雲雨之為誰忙也。後數年。氏老矣。操舟者始稍稍語于人。

遊僧

遊僧見性。不知何許人。初以誦華嚴經。采角鎮。漸詣城婦。媿謹事之。僧復大言自侈。有客與談。真如誦。初無下乘語。無論中上。知非高行僧也。范秋江佩蓮曰。是僧予知之。本姓邱。行四。寶山狄獐人。妻性輕佻。與一營卒通。樂其扶助。謂得錢樹子。和盤托出。甘卧下牀。聽斷雲零雨聲。久之。視卒無所事。而用則如糞。細叩行止。固荏苒客也。邱願荷戈與偕。狼狽相得。後有大案。邏者疑兩人。兩人亦知象疑。已議同遁逃。及莫室中。簾窺無人。邱星夜奔馳。途猝遇卒。飛刀為拒。邱格以手。指斷身倒。胸被連戳。殊不敢追。盜案已發。又不敢質諸官。首鼠兩端。遂至天台。薙髮為子。後視之。指果缺。

其一。

日月河

日河在府治東南。月河在府治西南。舊有諺曰：日月河開出狀元。前明宏治庚戌錢鶴灘福萬歷辛丑張瀛海以誠皆應之。後漸湮塞。或夷為圃。或為民宅。不能復問河形。嘉慶癸亥太守康茂園遍尋河迹。擬復開濬。而舊道淤塞。輒有巨宅挽阻。其事遂報殆。本朝狀元尚有待歟。

遷書院

康公精堪輿術。頗自負。雅不愜書院舊基。因徙至府學之南。日夜鳩工。落成殊速。堅固。避前而地較幽僻矣。

琵琶蛇

東橋云：一某戚居于鄉。遭異疾。面上有琵琶紋。浸假過體。日益弗靡。醫不能識。一日倚門丐見之。曰：君恙乎。此可以治。詰其術。欲觀卧處。遂引入室。曰：是不難。但當隔旬。聳躬來。祈弗淺報。後偕其伴。篋中各盛巨蛇。至。同進寢室。向地板鑿竅。急驅蛇入。人有聲震動。須臾聲歇。又驅一蛇入。四五次後。聲漸細。未放一蟒。大倍于臂。響如撼山。

嶽移刻而寂。衆丐努力啟板。則有物若琵琶然。與蟒相絞而斃。謂感此毒也。腊以為餌食之。當瘡。如言果效。

榜聯

陳花嶼典宗少落拓。不能數米量鹽。與市估兒爭資。燕以致饕餮莫給。衣袴無完。恒枵腹入絲管場中。聽人度曲。歸而攤几著書。以排愁憑。炊火未舉。泊如也。中年謀述益富。生計愈窮。嘗自榜其門曰。註殘經史年猶少。歷盡窮愁興更豪。又曰。詞章強作娛親具。薪水全消用世心。晚著烈承瑣言四卷。專記珠溪細事。尚未槩行。

大霧

壬戌臘月大盡日。淫霧四塞。門牕一啟。湧入滿室。人于五步外不復相認。燈火無光。有野行陷河喪其生者。

山水發

夏五月。義烏山水陡發。縣堂上波濤泛溢。閩暑居樓以避。明日報有移高山于田。走巨石于溪者。查勘得實。皆為目所未經見事。是歲金華全郡盡被奇災。義烏特其小者耳。

瘴氣

余居義烏。聞鷄鳴即起。陡覺蘭氣撲鼻。疑暑中有是。不復留意。及明日。又香若水仙。氣更清冽。值幕友錢竹溪來。問之曰。此瘴也。凡地在山多處。俱有瘴。瘴愈重。則香愈濃。每至言莫可名者。此間毒尚淺。故得擬為蘭為水仙也。斯不妨馨香以為朽。

義烏讞案

稠州沈某。誦觚無範。子醇謹。勤操作。人多許為幹蠶。一日向子索錢不遂。致敲笞。合族憤愠。咸毆其父。子見父被毆。助父敲衆。衆捨父毆子。子受疼痛。衆懼。與約曰。今且延醫視爾子。若死也。則與爾田若干。錢若干。請勿涉訟。父諾。隔旬子漸平復。恨弗能得田與錢。買砒藥子。向合族責成約。族謂非傷死。不與。鳴官羸診。果毒死也。申詳上憲。被批駁。將開棺重驗。弗料沈子望周山曲。旁棺無數。有癩疾人。將屍移亂。肢體零落無准。又詳上憲。某司怒。謂縣官蒙混。親鞠之。始信。又一夕。有人訴叔冤死。細為研詰。語涉吞吐。疑而審視。衣多血蹟。問之對真。連稱鼻吻數十聲。明日檢驗。則以石椎致死者。椎有記識。是其堂兄物。兄供叔與弟同居。應問弟。即訊某。用刑得其實。某鰥處。曾與長嫂姘。長嫂者。堂兄妻也。移年又奸次嫂。而長江前魚。築里不整。爭構嗾。

聲張敗露。堂兄訴叔。叔召妹懲責。某恚害之。竊推叔作嫁禍計。事白。即行梟示。從祖洎義五年。清康甚著。癸亥調繁蘭溪。義邑紳民。其公呈赴省保留。不獲准。及住新任。沿途疏送。自義至蘭無間斷。

江山船

蘭溪聚萃江山船。悉高廣華潔。鰲列望江樓下。內貯同年嫂同年妹。多佩諾龍。署有少年邵生者。風流自賞。笑曰。請為子鉢。徧觀佳麗。奈知為窮踏士。情不相屬。邵猶未覺。肆談褻昵。子眈以目。乃止。迨歸。擬詩相贈。特囑點竄。子謂名士值幾文錢。當時傳為佳話。今不復爾。

紀夢

癸亥客蘭江。恒有客夜話。一日早散。予亦就卧。恍偕諸人遊眺。路過板橋。橋畔小樓。燈火熒然。內聞女郎笑聲嚶嚶。時露半面妝。姿態絕世。斜睨微笑。即闔扉去。蓋橋之徑未通也。隔數日。雨泠泠下。寂坐無聊。掩燈酣睡。枕聞蘋婆香。出門尋菓。則杏花下。簾着香肩。纓立凝望焉。身着淡紅衫子。耳上碧玉環。秋波宛轉。如不勝情。盃浪兜搭與語。亦不甚拒。細審宗閥。訂同夢期。尋被盜啼催斷。又決旬。霄醉和衣寢。言念前

約記憶宛然。歷屏區。抵臥室。塵泥吳錦。檀牀嵌螺鈿。几置博山香爐。一烟猶未燼。磁瓶二。左挿櫻桃。右貯蕙蘭四五當。陳設雅淡。案者立簾下。笑曳同坐。移燈剔煤。互吐肺腑。謂一天好事。今宵定矣。將躡巫山。弛衣背梳架。忽聞簷外履聲。問為誰。耳語曰。請無恐。決不誤君行止。俄見老婦龍鍾。貽背至。後隨兩少婦。環坐牀頭。喃喃不已。繼各微言冷諷。若知幕中有客也。予匿翠被。懊惱志忑。不能自主。戰慄聲震帷榻。同伴喚始覺。事隔經旬。裏成綺夢。殆宜樹戲人歎。抑亦菩提薩埵。使悟因緣之皆為夢境歟。

理縣譜

家道曾公。署繁昌縣事。太守謂此間習俗薄惡。民人抵冒。當擇大猾。以一警百。及履任。嚴繩胥吏。除苛解媿。甚得民隱。而豪黨之徒。依然橫厲。無所畏忌。未見質確其過。太守曰。始與公言何如。願若東風吹馬耳。無復在意乎。公對豺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聞者咸謂得制治源。因堂曰。此即吾家理縣譜也。

修學宮

癸亥學博王光燮見文廟漸圯。商于同人。一時踴躍。不日告成。涖工者拈鬮而赴。罔

敢懈怠。大殿為角鎮。諸人所繼。餘則闔邑裹成之。有碑以識。當不遺後人作砭石。

魁星閣

泮水之東。萬仞宮牆側。有隙地。可建亭榭。術者謂學潭為己方。去水究屬一病。今元運將移。地氣漸轉。在丙方建立魁閣。為學宮之應星。可闔邑邀福。學博欽擊其說。鳩匠庀材。下椿于水。漸次為營造計。而築與道謀。汔用無成。日久樞朽。厝腐。依然隙地也。

玉帶

邑廟中藏玉帶二圍。一長六寸。色白。面鏤細花。背有文曰韓世忠佩。一則色微青。素質無花。大小十餘方。溫潤鎮密。古色盎然。日中照之。光耀四堵。為徐文貞公舊物。尤稱無價。前三十八年。縣令要取之。夜即發病。作謔語。送返。病立愈。由此器雖寶貴。無人復敢覬覦。

彌陀墳

七寶寺山門前。坐一彌陀。剝落已甚。募裝塑未就。康太守欲濬蒲漚塘。暫駐于寺。見而笑曰。彌陀死矣。何猶上坐。可營菟裘。喚工人持畚鍤坎地。拜而薶焉。寺中小佛俱

拊之。號曰彌陀墳。

賸書

東橋潰。做張文敏公書。有書賈數數求。謂持以賣人。得善價。臨摹家未嘗瑕疵也。東橋曰。天下事本無妍醜。只要尚書銜耳。僕尾署已名。拉雜摧燒久矣。是雖調侃世人。要為至理。古今來賸鼎爭傳。真才湮沒。豈獨臨池已乎。

天水

甲子五月。狂雨數日。水陡漲。魚遊于宅。釜泛于河。一望汪洋。舟行無徑。故往來人絕。而新米頓貴。或云前三十四年。漏天同此。

擾官看水

遭淫潦後。田禾漂沒。民嘆淪胥。聚訟于堂。求邑宰詳荒施賑。邑宰瑟縮不即行。曰。雨今闕霽。未見有水。何必乃爾。衆譁曰。若堂上有水。民已盡為魚鼈矣。閱騰不已。因許乘輿往驗。衆曰。村農皆能肩荷。不勞與卒。夾轎而行。至東門外。四顧如江海。罔有涯涘。迤邐數里。棄諸野。村農四散走。邑令惘惘不能移趾。日下春。隸役排筏至田。載之而回。

三年入泮

得視歸地府後。閭即相繼。家日落。家子習賈。次憩泉。年十六。不能從師。具備脯。潘蓀谷。微蘭先生。念世好。招致塾中。草草溫習四子書。便令作文。癸亥。以批首入泮。計去赴塾時。比三年耳。所見成材之速。未有若此者。

迎入學

新生入學。為國家崇儒之典。亦少年得意之時。我邑比年。以夫役索詐。應者寥寥。嘉慶八年。乘輪詣縣。僅湯顯業。夏汝琦兩人。溫公莞爾曰。真所謂夏鼎湯鑿。希世之寶也。

殺流民

淮徐水災。流民逃竄。騷擾村落。千百為羣。索取不遂。擄辱並至。癸亥冬。有二三百人。持扁拐到艾祁鎮。隱若盜逆。艾祁俗固善鬪。削竹為鎗。率衆對壘。殺傷者遠投諸水。殪無算。縣公至其地。畧加懲創焉。

城濠

城濠前明萬曆年間。至乾隆三十五年。著臺蘇公爾德。委知縣諸啟宗。同崑山知縣

李景隆重為營造。領國帑分段辦理。周圍一千三十丈。高二丈三尺。箭梁一千一百九十有二。敵臺七。建早門五。東曰鎮南。南曰觀寧。西曰永保。小西曰來蘇。北曰拱辰。水門四。南曰躍龍。西曰通漕。小西曰聚星。北曰充賦。平敵整齊。異于他邑。每屆春秋佳日。邑人以為眺望徘徊之所。逮遭水患。小西門內圯廢三四丈。邑令溫公粗加繕葺。仍復完固。

搶米

大水後。禾麥不遺種。百物騰貴。富家閉糶。民情惶惶。遂倡搶米無罪之說。同時如珠漢王氏。新河劉氏。香花橋張氏。章堰沈氏。一日間告警者十餘處。比戶戒嚴。城中金仁圩閉門養病。羣小亦闕聚其廩。縣尉禁遏不應。比邑宰至。則園鹿偃矣。差執為首者繫于獄。然鄉鎮之匿名帖猶煌煌。曰某日至某村。某時至某氏。足穀之翁。俱鳴金號眾。募人保護。迨聞蘇撫戮俞長春事始熄。

李實如瓜

去邨店數里。鄉人種李一株。往嘗實。頗繁碩。甲子歲忽大如瓜。剖之中。或空心。或細核累累。蓋夏遭水患。李為呈異也。考史冊元至正十六年夏六月。彰德李實如瓜時。

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文明正德十四年三月。安慶結李如瓜。其味甜。其長尺四
月。大水傷稼。嘉靖二十年。象山縣李樹生王瓜。已而人被倭奴剝殺。誰謂草木之無知。
赴試不回

甲寅歲。陸文格赴白門應試。寓利涉橋東。八月初旬。染時疾。醫不能起。館人敦促趣
去。并至河濱。而陽算盡。甲子。吳錫瑞亦寓利涉橋東。未錄科。即病。八月十三日。暝旅
次。兩公抱病。且予皆趨問。木榻蕭然。藜燈凄若。揭帳相視。則殘息如絲。泣然流涕。及
臨殯時。靈寢無哭泣聲。唯二三同志。素冠執紼。此情此景。令人於邑。

錄遺告示

錄科之設。恐有遺珠也。吾邑曹太和。希聯十七次錄遺。一試。爰受遺精之嘲。或有未
獲觀場。先遭點額。三年辛苦。夢想皆虛。于是有流涕者。郎當歸者。踰莊求者。願以金
納者。向貴人請託者。河房花市之客。盡作可憐色矣。甲子。一寧國生自投于井。視身
若蟻。蝶然。令人心惻然。額有定數。豈能徧及。昔彭雲湄先生有告示曰。照得科舉一
道。得失頗重。不特功名之路。抑且顏面所關。本闈部堂。會跡孤寒。出身庠序。凡多士
寸衷之艱苦。皆使者五內所傍徨。貢監生員等。奮志芸牕。希心桂籍。或貧而報館。遠

道盈千。或老且觀場。背城戰一。少年英俊。父兄之督責維嚴。壯歲飛騰。妻孥之屬望尤切。又或窮無資斧。持券向人。家有親朋。攜壺出租。安排笑口。八月花開。檢點文心。三更草就。得園快三秋之意。失亦奏一日之長。嘗期虎榜之先登。豈料龍門之難上。三場點冊。無我除書。千佛名經。看人入道。馬蹄疾走。去望達年。鳥羽倦還。來當近夜。辛勤幾載。并無紅勒帛之文。冷落來年。難望絳紗帷之席。固宜三條官燭。未照而淚已難乾。一着麻衣。得侍而墨直堪飲也。無如人數有定。成例難違。在國家慎重之心。原恐珠因目混。而文章別擇之道。不啻金向沙披。即寸唇或有短長。豈兩番盡成錯選。平心靜驗。返己內求。如其文理明通。斷無見落。即或名場蹭蹬。尚俟將來。借此素為箴規。驚心落紙。佇來科之奮發。轉瞬馨花。聽諸運數之通然。貴在義命。以自處同然。落解。不過先一月之間。強欲求名。枉多受三場之苦。所慮者宵人詭託。投徑勾通。如鬼難知。益神其說。苟或熱中未已。冷面難堪。暗受簧欺。妄思竿盞。榮未選于科第。害先中于身家。本院三載持衡。一心凜節。瓜期將代。豈末路之或渝。萍宴重開。尚初心之不負。澄清自矢。耳目甚周。倘不聽先事之言。無難執近行之例。諸生灼知事理。立定心腸。微特不受其欺。兼可直窮其詐。如遇踪跡秘密。言語浮遊。即係奸徒。速

行稟首。但經投案。便許入場。至或傾耳鹿鳴。抱頭鼠竄。犯鞅叩馬。卧轍攀轅。生毛之名紙難通。持面以向人何益。痴心未絕。將謂按籍以求。定額已符。必難每人而悅。枉作招搖街市。竦請措講。徒令塗炭衣冠。低頭下氣。作文之高。典已敗。讀書之真品何存。汝等守分安心。順時植品。受福莫先于避禍。遠辱正所以求榮。才果有遺。其責在使者。科偶不舉。何損于諸生。六千人尚外孫山。八十卷安奪趙幟。秋風澈骨。不登榜上之名。明月滿船。便泛江頭之棹。更望求藏修之益。庶幾合進退之宜。誨汝詞窮。望人心切。在多士披懷欲訴。既已周知。豈本院結願難酬。不能仰體。總之額在令甲。又有定評。學驗淺深。命同得失。毋聽人而賈禍。毋喪己以梯榮。何有遺珠。各知愛品。使者即行愁坐。嘆無可奈何。諸生若暗托明求。不如其已。各申士氣。毋負婆心。

鬼握臂

王軼羣住諸家街內。宅多鬼。王樸園風暗寓居半月。見所置饘粥。轉瞬化作清水。臭之腥穢。夜有拔其內人腕者。陰氣相逼。令人毛髮森豎。即桃湯赭鞞。俱成空擲。遂願捨旃。後王作求福。諫五年處是中。則無聞見。

柴價

是年水灾秋罷柴價騰躍每觔至四文東門外一帶蕩草鄉人結伴偷斫蕩主變不憐竈亦結伴防獲都成訐訟凡道旁立樹斬伐鮮剩并無主棺蓋亦遭搬竊。

打府堂

鄭太守示期十一月府試七邑之童已集至十二月初六懸牌初八考試初七午後公出牌又收去時上雨兩縣童生資脯竭矣去住皆難相約稟訴連連聚堂上延至黃昏轟聲如雷霎時燈滅一闕前進而姦吏盡胥酒徒地棍之屬假冒童生手持短器。狐牙獠蚤悉敢噬撼由暖閣直達內寢廳柵門闖推散幾盡暮友官親倉兄逃竄夫人出後戶避華亭縣署刁中軍騎馬作彈壓衆擠之下徒步逃憩提臺提臺輕裘緩帶至溫語撫循噪嚷始息旋令柘林廳明日七邑同試人多地狹桌椅不能供門既扁諸童喧請再啟爭至茶肆搬取臺椅數猶未足或席地坐或據公座或赴厨下向竈置筆硯各官退避樓上恍悼一覆而罷閱金德藩維寧秋谷雜編記云松郡太守喬光先不滿人望于康熙壬辰九月二十府試僞童鼓噪登堂闌檻儀衛毀碎一空試遂中止至廿二日復考前後奇聞若合符節。

碑紋梅樹

柘澤廟傍立石碑。其陰之紋有梅樹一株。枝葉宛然如繪。舊聞此樹春夏生花。葉秋冬零落。與時序相應。後被送案者焚箔灰于上。積久碑斷。不見春榮秋瘁之異。唯形尚存。

龍湖肖像

己歲金仁圩維熙以縣丞叢發四川試用。會烏斯藏班禪額爾德尼與達賴喇嘛不和。遂致弄兵。經畧福郡王檄公入藏辦事。得軍功。擢署屏山縣知縣。屏山古焚國地。改土歸流。夷獠雜處。號稱難治。時西藏初平。裏南教匪又起。竄入川境。屏地與雷波馬邊二廳接壤。其西南有涼山。延袤千餘里。夷人探探出沒林箐間。嘉慶元年。夷與漢人爭界。由雷波小路抵屏境。邊民屏營。報至。公即單騎前往。至西寧汛。命登石隘口。上架鎗炮。探探望而却走。半月撤回。境內咸得安堵。民感其德。立石龍湖書院。以肖公像。

援婦致死

西關倪某好博。盜妻釵飾。妻稔黠。驢無技也。反目憤歸。泣訴父母。倪忍氣往迎。漏三催。僂然城上走。時閨閣坍塌。妻失足墮水。倪喊無應。赴河自援。及妻起而夫反溺。

詩喻

古芸問詩于余。余曰：詩人詩，孕乾坤之奧，抒幽渺之精，乘時鼓氣，各有不能自己之致。流露自然，如草木含苞，揚芳馥，彰于大化中。妙蘊弗能言詮。古采漢魏，如薜、荀、陳思、王如醱醲，應劉如山礮。阮步兵如素奈，三張二陸如桂。左太沖如文杏，陶如菊，謝如芍藥，顏太常如石榴，惠連如木芙蓉，鮑明遠如凌霄，謝朓如桃，沈約如紫葳，江淹如夜落金錢，庾信如玉簪，徐陵如白丁香，陳拾遺如欵冬，曲江如錦帶，四傑如繡鞋。沈宋如牡丹，高適、岑、嘉州如辛夷，右丞如蕙，孟山人如水仙，韋左司如梨，柳如柳，杜陵如崑崙山，萬仞瓊華，青蓮如世尊頂上千葉寶蓮，大歷十才子如李如葵，如萱，如素馨，淇澳竹，嶧陽孤桐，長吉如寶珠山茶，白傅如玉蘭，郊島、盧仝如當歸，玉竹，韓如孤山老梅，如柏，皮陸如麗春，溫季如海棠，張王如夜合，微之牧之如木香，冬郎如茉莉，東坡居士如滿條紅，又如萬籬，附喬松，山谷如蠟梅，梅聖俞如芭蕉，放翁誠齋如月季，石湖如鳳仙，花叢夫人如含笑，元遺山如杜鵑，虞楊范揭薩都刺如五色菴，嶽下此或籬邊，槿池中萍，山上藤蕪，庭階間小草，亦自成一家香色。至隋宮剪綵，徐熙潑墨，則得其形，而生意漸然以盡。

明齋小識卷八

清 青浦諸聯晦香輯

楊椒山字

族兄持源舊藏椒山公手書。文為介軒說。共十有二幅。紙多損碎。而實若拱壁。後為易米計。戚友購去。近愛筠縑紙。獲得阮大鍼自寫喜江上衲見訪詩。詩既穩適。字復蒼古。翰墨家當今無輩。以其奸佞。視同糞土。立身行己。可不慎歟。

書塾

弱冠時。見蔡源沈。求立潘倫三先生書塾。生徒祁祁濟濟。日夜口不絕喙。規矩嚴飭。無佻達風。師弟相待以誠。屏絕誕欺怪迂之文。故宗工按臨。生童獲雋者。大半出三先生門下。一時翕然從之。文風稱極盛焉。

平糶賑粥

甲子秋。米翔貴。邑中有力者。議平糶。設局城隍廟。每升減數文。甫半月。互相推諉。米多朽爛。不可浙。事遂寢。明年縣公賑粥包廬。設為兩廠。左男右女。規模宏大。諸董事遊庖廚。置香積寺。若為悠久計。未十日又止。

父子責善

我友金補山。志高行潔。彈力攻詩。見重于王述庵先生。謂槃槃大才。三十年來。罕有與儼。王官江西。寄函招之。時南安守孫公。聘掌大庾書院。辭不赴。駐王署半年。涕泣欲歸。人問其故。曰。所見者品皆卑。汙苟賤。心皆機械變詐。烏能與處。猥以父子責善。不相合。致橫被口語。要非補山罪也。凋頌後。東橋挽詩曰。鄉里由來毀孫楚。嶧山至竟禮匡章。可得其實矣。所著大滌山房稿。皆下揖三唐。上追漢魏。惜選家所採。皆以中駟為上駟。

火神

某年松江城外。詳傳火神夜出。人家晚即鍵戶。有晏開之壁。弗復窺探。然是時實無火災。特多盜患。一夕有人自客處係宇而歸。見簷上高坐者。紫鬚赤臉。儼然神也。趨不敢前。注目遠視。至漏三下。神急于腰間搗烟筒出。復擊石取火。乃知非神也。遂大語叫呌。比戶皆起。坐者慌忙去。從此火神弗靈。盜賊亦息。

請仙

扶鸞請仙。相沿已久。皆荒誕不足徵。近有紫堤侯氏。設壇于家。好事者趨之若鶩。所

為仙雜出不倫。如蕭郁侯、陶彭澤、陳圖南、蘇東坡、唐六如、楊椒山、薛敬軒、陸稼書等，俱稱祖師。降壇詩必七言絕，字必中書體，千篇一律。叩以事，習作遊移影響之說，實無印証。而奉事諸人，皆穴仄之見，回惑不能釋。又安亭亦結壇社，附會與紫隄等。有婁邑弟子腹誅其師，勸而弗聽。一日適缺扶箕者，弟子請承之任，箕弗動。因自以其意運箕，眾悉膜拜。乃羅列先生罪而詆斥之。先生汗流浹背，舌橋然不能下。謂意未誠，蓋致于仙怒。後弟子自與人言如此，我謂斯舉頗快。

甕中筍

善食筍者，擇未出土時，取甕覆而箍之，壓以巨石。筍不能長，整放甕中，因未見風日，不得成竹，故白而嫩，肥而脆，味倍常筍。金德藩記云：此法自陝西張侯雲鎮松時創。

四書纂要

曾伯祖愷曾公，原仁少年勵志，沈潛于性理，凡文字語言，剷除殆盡。年二十有二，歸骨山足，所著四書纂要，會萃羣言，折衷至當，釐精覈微，簡約該備，刊刻于康熙二十四年。弁序者為焦南浦，袁善先生。校訂者為同學葛雲巖，履坦。風行六蕃，藝苑遵從。

板藏適安草堂。偶失數葉。久未刷印。客歲書賈誘族兄以賤值售去。未知流布黨庠家塾間。能為我家舊物否。特恐向秀之註南華。竟被郭象有耳。

焚戲具

伯兄德愚八歲而歿。已讀畢四子書詩易二經。時先君期望甚切。兄又好戲。故屢被夏楚。病時命乳媪羅列戲具。手自檢點。曰。今無需此。當遺幼弟。既而曰。悉焚之。無令父母見。而心傷也。時操之算未盡。竟不能代。自兄歿後。先君悔焉。予輩得從寬宥。然未嘗稍假詞色。課讀至夜半。久夏不輟。願予禽息鳥視。終于白首。彌愧先澤。

孝婦

婁邑董公克威。與子開宗。咸以心織筆耕。貧無僮婢。娶媳陳氏。生二子。氏勤紡織。操井臼。事衰翁。撫幼孩。無缺。甲子。開宗赴省試。克威染痢疾。每夜數十次。後不能起。漫溺需人。氏寢室與翁睽隔。事翁則兒泣。撫兒則翁喚。蹠躐無停趾。氏乃前請曰。婦力已竭。恐同病無益。翁年踰八旬。何所嫌諱。不如遣至婦所。猶得彼此省視。翁曰。此特不便言耳。果然。吾亦幸甚。即襆被移于己寢。夙夜罔懈。及開宗回。病者霍然。翁每向人曰。吾之殘生。皆婦所遺也。

青邑詩人

吾鄉詩學。陳李諸公倡為雲間派。天下景從。無敢訾議。自康熙子且以降。盡好范陸詩。家置一編。捨其醇。學其疵。格律議論。性情風韻。悉置不講。唯以平易率直。互相標榜。詩壇月旦。絕少公評。百年來。聰明才智之士。湮沒者不可勝紀。後蒲福。二人繼襟軒而起。高唱雅音。而敬歷中外。後進孤寒。弗克親承訓迪。我友金補山。為後來之傑。招賢鉢心。不肯作蟲鳥之響。惜品望不尊。挽回無力。外如邵紀。張夢釐。朱化敦。鄒大春。顧岳。邛思燕。曹大澄。張繹宗。趙汝霖。蔡文星。葉鎬。陳育姜。顧夢蘭輩。皆有志于詩。雖其體格時有卑者。又或有傳有不傳。要不一礙為風騷接跡也。

養濟院

吾邑養濟院。屋十餘間。在西虹橋畔。定額四十五口。每月給米二斗四升。錢四十五文。於初二日。至常平倉走領。而刁滑輩多盤踞其中。到期雇殘廢者。應名領錢米。所望賢有司。燭其弊耳。

金首

茅家庵沈氏。其祖于康熙年間。墾地古墓傍。見黃腸既毀。使房已頽。蓬顆下有光晃。

漾。畧如挑撥。露人首。實赤金也。拾歸。重三十餘觔。藉此致富。迄今泉貨。猶磳磳即即。墓已莫考。亦不載邑志。但傳為陣亡人云。

積勞殞身

陳華南以丁酉赴試。奏取四庫館校錄。壬寅。賜四庫館總裁各官晏于文淵閣。校錄等亦。頒賜晏集果品有差。乙巳。高宗皇帝臨雍。呈詩冊。蒙。賜內緞一端。白金一錠。丙午。特旨考試四庫館年滿校錄。欽命策題。考取一等。議敘官布政司理問。分發浙江。旋署台州通判。寧波經歷。烏鎮同知。歷有政聲。未幾築屋梅莊。掉書袋自娛。浙中能詩者。咸歸之。大府如百菊溪。阮芸臺。秦小峴。謝蘇潭。先達如梁山舟。馮寶庵。迭相賡唱。華益朱軒。階庭盈集。金尊銀燭。藻彩流傳。所稱通隱。殆不是過矣。亥。丁母憂。乙丑出山。復為清撫軍所賞。委署紹興同知。發賑烏鎮。積勞致瘁。累命不融。藝林惜之。著有幾社姓名錄。宦浙錄。梅莊小志。花南詩集。藏于家。

術數

有演河洛數者。推人祿命吉凶。立有驗。邑子艷其術。傳其書。予叩之。吐實曰。其數設一時為十刻。刻三分。以之考人之父母兄弟妻子存沒多少之數。稍錯則曰非此刻。

此分也。凡三十分。屢遷而得其詳。而後按所得以行之。則可無失矣。其數之辭。則以千百為隱語。而係之以卦。如中人也。則以中孚。富人也。則以豐。以豫。貴也。則以鼎。以泰。好闕則以訟。疾則以損。諸生也。甲乙榜也。戎行也。繙黃醫巫也。農工商賈隸役也。皆有卦以係之。乾以係父。坤以係母。同人以係兄弟。推而廣之。無有遺者。又分年遞載于所係卦之下。故取之左右。皆如其人。實皆刺探察視。以售其術。真誕妄之尤者。夫星平限度。察色相人之術。皆有傳書可據。君子猶或非之。如是亦謾白誅。顧可為所惑歟。

土神被告

唐王廟在南關外。據里人云。神係金姓。宋理宗朝封月寧侯。而志乘皆未載記。乙丑歲。廟隣錢氏女。賭神岸。然自外入。主臣無所為計。錢戚劉生。典衣取冠。挾詞控于縣。復控上憲。俱以事涉虛無。不肯研鞫。劉至廟中。殘罵。以釘釘神之首。香火由是冷落。廟祝噴室議。改為寧濟侯。仍復冷落。方訟沸騰時。錢劉兩姓暨其隣舍。事多附會。廟中董事。復神奇其說。駝圖牛年。故不及錄。

風從地起

錢宮桂云。乙丑仲夏夜。值大風。有友種荷花兩盆于庭。明旦俱失。及舉首。見屋脊上擺列整齊。花葉無損。莫測其故。後晤甯山人說。伊處亦有之。蓋風有從地下起者。故物乃自下而上也。

忘男忘女

王葉居角鎮。韶顏穉齒。肌肉如脂。言笑行立。然鏡嬌態。工畫眉點唇薰香傅粉之法。室中翠奩珠鏡羅列。板臺。宛是平康巷裏。凡具斷袖癖者。皆若蝟蟻無鼻。聞香而集。有姊貌等鳩盤。愛牧猪兒戲。在博場中。脫褲質錢。下體盡露。弗顧。弟忘其男。姊忘其女。洵為一時無兩。

女逃剃髮

貴州某。官松江。後營游擊。漁于色。婢名桃花。態度嫵媚。能食人意。令見者魂銷。已通衛二。強留後房。有茶房何萬春。為某嬖童。晷緒父報。互相歡悅。何又粘糠及米。覬覦某之女。令桃花相誘。踰牆宵避。至西門外。停槩送子庵中。夜買舟去。某厥究衛二。衛乃自縊。後獲于浙江北星關口。皆剃髮作男子粧。核審罪定。桃花絞。萬春瘐死。某被劾歸。飲鬱遊冥路。是可為怡淫者戒。

舟人路死

某業操舟。一日始殺。有素未相認者。喚之黃溪。又訂遲幾日來載。屆期某放舟去。半塗至劉夏鎮。停舟。舟不及繫。橫于河兩日。岸上人登其舟。空諸所有。一屍卧焉。俱聽瑩不能識。又兩日傳至城中。其家疑而踪跡之。果是終昧。喚舟何人。我生何疾。

地藏

亥子之交。十佛閣地藏菩薩。日久像朽。神首欲墮。住持僧募捐重塑。神腹中有木刻字樣云。唐貞觀元年塑。然考是庵實非唐建。或佛為他寺移來。或書為贗作。均未可知。歷問耆老。終無鑿據。

懷挾

考試功令。不許帶片紙隻字。近今士子。廉恥日減。計巧日增。平時寫蠅頭書。私藏果餅衣帶中。所攜考籃。碗子酒籃之屬。俱為夾底。甚至帽頂兩層。鞋底雙屨。更或賄囑皂隸。以析漏網。乙丑歲。搜檢謹嚴。弊稍絕。

陳明心迹詞

癸亥甲子間。凡生監染指于漕者。幾謂名行無傷。即有潔清之士。往往嫁禍玷名。我

友汪怡亭。國瑞有呈詞曰。切思民有恒產。貴有恒心。士欲立名。必先立品。况漕糧乃天庾。惟正之供。倉場非紳士居奇之地。生等暨年鼓篋。弱歲遊庠。久遠廩祿。未遑鄉闈。窮經多困。業雖愧于青箱。苦節可貞。志未渝于白首。謹守先疇。不過中人之產。預籌公賦。未踰十日之期。納結納總。每先兆庶。而爭輸于索于。憂唯躋公堂而上獻。在邑尊或因公費浩繁。難免取盈于升斗。而生等祇以冰操夙守。不甘分潤于胥徒。長懷獨清獨醒之心。豈悼不磷不淄之訓。在邦人因所素悉。此小節何足自明。唯是邇來令君門下。不乏乾兒。名士林中。非無蕩子。生平伎倆。每藉刀筆以逞能。此日機謀。護乞脂膏以借潤。外若與官府特符抗拒。內則與奸胥一氣勾通。情類蛇營。行同狗苟。往事傷心。寧未聞四十八年之案。新疆道遠。竟不念一萬餘里之行。言之慨然。更有恨者。若輩既潛身于利藪。更移禍于清流。妄開花戶。多索陋規。一錢不取。暗賄白頸之稱。斗粟未分。潛竄破靴之籍。鳳凰與欽鴉同請。菜菔偕椒艾齊譏。生等素履無愆。可冀神明之昭鑒。冰襟自凜。尚虞鬼域之暗傷。所望邑尊按籍而稽。當機立剖。無令微名之誤。絀用懲此等之作奸。倘以後頽流可挽。庶幾風聲遠播。知敵邑自有松筠不屈之操。或他年大惡貫盈。亦期黑白光明。俾寒儒無滋玉石俱焚之嘆。

瓶花變色

邵文節珊瑛嗜二氏學。初誦斗經。繼奉金剛經。冀除斗室。作清修所。中供佛像。名花異香。供養不輟。偶插紅白兩風仙子瓶。剎那間一作黃色。金光煥耀。為目所未覩。

前世冤

朱家角徐公。設帳西鄉。王姓。其徒于端午夜。夢差人相喚。至松江進南門。見一衙署。內作呵殿聲。有官珠冠繡紱。南面聽訟。旁跪女子。徐聞堂上云。渠壽未終。不便拘審。女子出見王。切齒恨聲而去。差囑王返。夢醒告徐。徐以為幻。踰年。王入泮。隨徐省試。寓中抱病。見前女子采。忽魂附于王。胸映向徐云。王前身姓陸。我趙貢生女。陸孤貧。父為教養。陸就生性佻薄。竊我繡履。往索之。握臂求歡。聖絲蘿之訂。誘成苟合。後陸聯捷鄉會試。由縣令陞太守。腹變情遷。不踐前約。我乃羞憤自盡。今來從渠對簿。徐曰。冤係前世。久何不報。女云。因陸為官清正。未便伸私怨耳。徐云。今是子承兩家桃結。如何可去。渠未睇。請設位作元配。以消夙恨。女亦允。徐歸述于王之父母。其母云。女自不守閨範。與子何涉。竟負諾責。王疾復革。遂挂提幡于門。

乙丑湖州隔并屢緣居民艱食相率攜婦當四方秋時有至我邑者舟載數婦妍媸不一感期得主何書田辰作當婦行曰去年平地水盈尺萬頃汪洋耕不得今年暮春天氣寒湖西一月雨未乾養得新蠶不作繭八口相對愁眉攢愁眉攢執婦手夫想當妻難出口婦未聞言先掩泣豈願汝妻作人妾作人妾妻耻之活我夫妾豈辭貧別不足惜生離何足悲但得十千之錢數斗米夫眉頰舒天心喜喚妻出門妾行矣

墳樹

東橋借客泛舟見道上墳塋隆隆然松楸葱鬱指為此無後嗣客嗤其妄笑曰苟有子孫何不遭戕伐也聞者謂非厚德語不知竹垞太史有詩云莫嫌此日少兒孫可免他年賣松柏文人吐屬古今一轍

門前棺

郭某雄貨財不諧于親戚黎且闔門有棺橫亘旁有紙灰三四堆隣居里正莫識所自又弗敢移乃稟于官官耳目長啟則中貯乾泥數塊而已蓋戚人屬怨郭故作此葬軒也

挽詩塞責

述庵先生。雄才碩望。為海內宗仰。癸卯八十生辰。祝旗翼之壽者。為什充棟。駢文至萬言。排律二百韻。猶嫌未盡。逮丙寅。殂謝。則虞歌莫唱。楚些無聞。間有不獲辭者。祇斷句幾章。勉強塞責耳。有客謂與其撮詞二百韻。曷若省百韻為堯里之唱。奈何一朝風燭。萬古塵埃也。噫。

義學

塔院旁為義塾。堂名正誼。所以招致貧不能讀者。合邑公舉學行兼優士。司其教。內有田二十六畝。復有溝塘。所入胥吏收租完稅外。以贏餘歸教讀者。先是。蔡遠泉潘銀懷兩先生。皆掌之。嗣因新建書院。田與塘一併歸入。并正誼堂亦改作講院。人乃漸忘為義塾矣。

死見傷痕

余家雇一老嫗。性不能辨菽麥。俾任紡績等。諸使。屢捕鼠。蟾。蝥。捕蚤。因其拙而駭也。收穀之。于八月中。執炊未畢。暴然起身。跳躍。家人咸疑癩瘋病作。環視相笑。未幾身斃。周身青紫。不知何症。其子來。語多悻悻。將為挾詐計。戚友勸厚斂。乃費百餘緡。

魍魎猛將廟

昔年時疫流行。里人築庵禦邪。創名魑魍。後鎮以庵。傳自何淡安遷居是鄉。四方就醫者。車載輻輳。何又能養冗人。于是馬嘶人沸。一市稱雄。中有猛將廟神。係劉姓。生宋紹興間。年十三。領兵破金兀朮。捍民有功。萬歷甲寅。顯靈茲土。知為其舊居地。由是立廟祀之。後報賽祈穀。歲必于八月十八。三日演戲。又因時市晨罷。賢者畢集。故遊人湊聚。

看妻

姚某性佻達。偕兩三友遊城闕。見女郎數輩。衣飾都麗。而睽隔尚遠。謂友曰。急趨之。伊等伴無男子。可任平視。一友越次先行。追及。肩相摩。姚後至。則其妻妾咸在。同伴猶穢褻評隲。姚乃怩怩以告。

展重陽

十月初九日。同人集橫雲山下。作展重陽會。丹楓烏桕間。清吟淺酌。俗客屏跡。歸舟泊小赤壁。以復遊于赤壁之下。七字。分體拈韻。題名石上。蓮僕拍手曰。此小小無然。銘也。亦是佳話。

殷野王

黃漢殷某。人儂。僕作事。撥揆閭里。莫敢施睚眦。指為野王。有遠人攘其雞。殷肆毆擊。鄰人陸姓勸阻之。陸行。而其人隨。詳問姓氏。旋謂窮途乏食。求濟潤。輒陸即解囊持銀慨贈。又曰。我姓范。居金陵。君有所須。不妨惠顧。陸笑領之。後殷怒日甚。同里作釜鼓之概。欲聲其罪。釀金渡江。將控制憲。奉陸為首。到省。橐金被竊。進退維谷。姑妄尋范姓者。至則長床重櫺。間攘雜人高坐焉。下階款接。便問來故。陸具告之。居數日。辭去。曰。且少住。又數日。曰。諸事部署。君可旋里。送至船。贈白金三百。并前所失物。咸在。駭探其行止。蓋江浙賊匪渠魁也。不敢復留。拔柁便歸。歸則殷為上憲訪緝。撈掠數次矣。從此野王勢日衰。竟餓倒菜園中。金鳳友云。三十年前事。陸友昆云。事係明季。未知誰是當考。

悍婦

萸香婦伍氏。性悍。事翁姑無禮。歸于伍。毆伯。揮刀斬兄額。伍不能留。又歸潘。適別賃屋以處。怨懟之聲。時形訕罵。漁莊先生具狀赴公庭。屢欲出媳。官長念為孝廉婦。溫語諭之。終不悛。時萸香客京師。氏偕母附運租船。一包一被外。櫬衾俱無。竟渡河而北。萸香同楊洪武之不敢諱。又恨附骨之疽。計無所展。雲間士大夫理勸窮于口。因

蘇金令先返。返值邑中有子漕務得規者。氏亦詣堂向縣官爭。侃侃無錯語。漕紀饋金較諸衿加多。洎奠香請禮歸。氏不奔喪。夫婦恩情以絕。奠香鬱鬱歸。大莫氏母已謝世。子子無依。值漁莊喬梓營葬。吊唁者絡繹戶外。隣姬謂曰。汝苟安于室。斯時亦營壽塋矣。奈何顛倒若是。聞之淚簌簌下。不久亦作陳人。

學宮蛇

學宮產巨蛇。卅年前有見其夜午出遊。首枕典賢坊尾曳育才坊。相懸數丈。見人不驚。亦未嘗害隣里。後不復出。迨嘉慶十二年。營修殿宇。于尊經閣後。獲一枯首。非豕非犬。大逾于斗。或謂是蛇之骨。

竊長生位

孟六為蔡氏舊僕。己未書院新建。孟為之役。會趙太守陞任。縣公欲奉長生位于其中。謀諸工。尚需時日。孟語役曰。授我錢。當即有佳者。役許之。乃竊故邑侯褚望亭位。利其字付焉。隔數月。蔡明過于僧橋。有人覲面。諦審之。褚也。又數日。日就昏。自縣前歸。逢肩輿過者。視與中人。又褚也。遂詣蔡。言僕將死。歷告過褚公狀。俱謂調語。翌日。孟死。時呼褚老翁來者再。

李赤脚

李居陝西終南山。作道士裝。不談休咎。不事經懺。冬夏一褐。日行數百里。足跡半天下。因終年赤脚。人以是呼。少事張居正。繼為李闖更衣僕。蹈隙逃去。來吾松。住天馬山半年。去之蘇。住穹窿山十九年。復歸陝。住樓觀臺一百三十年。其中藏經數十篋。俱為註釋。時公卿大臣。願與訂交。韓城相國。曾致書問修仙術。答云。天上神仙。人間宰相。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先生遇明時事。聖主捨致君澤民外。更無修仙之法。有徒數百人。最長者年踰百齡。使掌壽域。至嘉慶九年。年三百六十餘歲。忽曰。身將歸矣。某徒遠出。不遑久俟。啗入穴。頭必偏。慎無扶正。正恐不為地方福。諸徒遵其教。封穴而出。匝月遠出徒歸。曰。先生未死。昨晤道左。云到四川去。蓋尸解也。前王述庵遺至畧。孫啟佑見之。去年顧培真西歸。亦為予言。

偷香爐

邑廟寢宮中。置銅爐。高二丈許。約重千斤。乙丑冬夜。被賊竊其半。錯陳僅四五尺。聲息俱無。賊銜竄數。竟能容穴。盜固有道也。

像肖夢中

子族兄祝三娶蔣氏琴瑟不睦。嫂畢命尺組。久不設祀。繼娶朱氏。生二子。長字恬。無何兄病。妻見前婦。逼囑字恬謹祀之。及大殮。字恬忘囑。日間鬼嘯。一夜纔交曉。有人推之起。見二十許婦人。面圓而額方。其祖母曰。莫非爾前母乎。字恬高余。思繪其像。因至寫生家。擇舊稿相似者。潤色之。寫畢。字恬曰。是真。遍肖夢中所見。攜示祖母。驚曰。此前媳也。誰繪此。因告以故。與兄並祀。後乃音響俱寂。

鬼化為布

雷聖時幼日。往雷家塢捕蟋蟀。東曦未上。見地道白布。長三四丈。往拾之。愈走而布愈遠。惛惛却走。布即起立。作人狀。雷狂奔。鬼躡于後。過北門外吊橋。始不見追。

三婦作尼

麻村甲乙二人。居址甚適。甲狎一孀婦。夜必五更歸。妻訴乙妻曰。汝少年。彼既捨汝。汝何獨守耶。甲妻默然。乙妻告夫。夫囑妻作引線。使得允遂。乙踰東墻。妻恒挑燈以俟。一夜甲向孀婦索茶。婦假寐不保。怒曰。我丐杯水。便如是。恩情何在。不如歸去。至家聞穢裂聲。恐徒手不敵。回取劈柴斧以往。過乙門見燈。忖曰。奸賊歸矣。急啟門。妻疑夫至。罵曰。既戀甲妻。何又歸。甲念婦亦知情。茲且為報。遂持斧相脅。乙妻正

怨夫為寄報。怒火中燒。吹燈散寢。乙惑甲妻。思佔之。卧至夜半。計此時甲將返。可殺諸途。起覓厨刀。忽聞空中語曰。休殺親夫。且捉奸夫。心頓停。伺操刀歸。燈已滅。呼婦。婦不敢應。乙持刀砍入。甲揮斧砍出。暗中不得中。中柱。柱圻。刀斧齊落。唯聞搭搭聲。隣舍執燭來勸。乙見甲。問曰。汝來安得斧。甲曰。本持此斷奸夫頭。緣汝妻。饒汝命。乙強辨。甲指所持曰。是非我家物乎。乙語塞。眾曰。徧相求獲。皆天報也。兩人各逐婦。婦無所容。約同投水。泣過婦門。婦嘆曰。以我失節。致兩家顛沛。何面目履人世。遂偕兩婦作尼。此則戴曾大父日記中懋淫格內。

兩醫士

青有兩醫士。一內科何元長。一外科陳學山。皆負重望。何以豪華自喜。陳則儉約。治生產。兩不相得。丙寅秋。何染瘡疾。疽發于頸。邀陳治。陳已抱病。先邀何切脈。而後視何瘡。既何自謂家人曰。陳公疾不可為矣。陳出。亦曰。瘡難割。至九月而何即世。未半年。陳亦不祿。

漕艘溺女

十一年冬。漕艘泊松江口。鄉船過其側。招與語。問有妻女。曰無。曰我有妹。與爾未及

對。即驅豔姝出。淚滿雙頰。而容光四射。鄉人自忖。我以趁工為活。遽得此美麗不祥。鼓棹急去。去里所。聞訇然聲。停棹遙瞻。見推妹于水。舉篙連擊。血即汎溢。驚而歸述其事。

質典被火

泗溼馬氏兄弟。有典二。東為義和。西為仁安。屋宇連接。而義和較富。十一年五月。義和火起。房屋燒盡。唯仁安無損。義和尚有餘貲。即為營造。悉如舊式。冬十一月。西隣火又起。自仁安至義和。焚煌四布。畚揭綆缶無所用。兩典均為煨燼。同時羊莊許典亦被燒。前後左右皆安堵。

瓜如龍

鄉有種南瓜者。根葉繁茂。及結實。僅得一枚。漸如龍狀。長丈許。鱗鬚鬚瓜底備。不敢食。委之于河。

起賊

古溼廟。屋僅一椽。素無住持。穿窬乞丐。信宿其中。一遠客清晨過此。擬少停歇。四顧蕭然。徘徊瞻眺。見供座下白銀纍纍。方將俯取。有人踵至。爰退立于旁。冀其去而獨

取也。不意天忽淫雨。滂沱不已。兩人對坐以俟晴。至日。旰餐捕押囚。至繫鎖錄足。指點座下。載銀而去。天亦旋霽。

同仁局

局在北門蟠槐樹地方。向有公捐田產。一則製備棺木。施貧乏。一則建設義塚。收埋暴露骸骨。五十七家。里中陳大本等十人。呈詞于縣。改置新街街。又移置三元閣左。立有規約。棺木即在局內鋸解。牆和底蓋準一寸三分。不緣工料長落為厚薄。凡領取。須該圖里正及保領一人。報明姓氏住址。實在貧苦無依。始註號簿。經領人就簿畫押。然後擿去。義塚有新舊二址。新在北門外牛郎廟河東。舊在南窑墩河西。兩共計地十八畝零。區劃條理。籤石標識。分別男左女右。定時議坎土深三尺。濶二尺五寸。長七尺。堆土高三尺。每具用石灰兩担。塚前埋號磚一塊。董事于清臘兩節。各處稽查。如有願歸者。許朔望日赴局報明。以便挨次收埋。其中酌定司總四人。司月十二人。發軔之始。明分殊事。非不井井也。

燒券

許翁詹臣。居北門外。家素封。多義舉。生平建橋。計大小八十有二。修葺廟宇。尤不惜

費城隍廟石階照牆及壇基設祭廟堂皆獨捐造。值歲祲隣比向翁稱貸不以親為解。在亡為辭積累至數千緡未嘗責負。有獎重風借券滿一積傳至曾孫會新檢視之。勘識其後嗣矣。悉付諸火。

抱位成親

太學生吳懷祖聘繼室于南翔王氏。消吉前三日吳暴亡。氏夫同穴。吳乃仍行迎娶禮。王先以奩具膏吳。至期氏易髮髻乘彩輿至吳宅。庭前樂作。備相行贊禮。悉如畢姻儀節。吳母抱神位先立紅氍毹上。膝御掖新婦。俾曳通心錦。吳母高聲泣。新婦暗泣。氏母送女至。泣尤不止。于是親戚僕從及來觀者亦隨之泣。泣聲達外。慘奪蕭管。及晝飲撤帳畢。氏服凶服拜于靈次。時棺猶未蓋。啟棺諦視。一慟而絕。姑與母互擁。疊喚踰時始甦。適水人為張掖臣禮垣。故得其詳。

參堂皂隸

何金聲有媳卧病。值隣人何福寓宿。方呼為舅。忽見兩皂帽人揭福之帳曰。非也。轉身入內去。須臾聞哭聲。知何媳死矣。明日詣城隍廟。見參堂門首兩隸。即昨夜揭帳者。福胆驚欲碎。終身不敢入廟。

鄉誼

徐補桐方伯篤于鄉誼。凡有片材薄藝者。投之各如其願。縱人非舊識。粥粥無能。亦務使得所。署中人浮為推薦于下僚。下僚苦酬應。必霽顏相懇。故賴為溫飽者無算。自己多十二月。署遭回祿。赴火護印。身受其災。八百孤寒。一齊下淚矣。噫。此風已古。猶繫人思。嗣饗者唯姚公一如。其款接親友。奉徐為式。培植成就甚多。即無可位置。亦欲留供養。臨行餽贈金必滿百。時有姚一百之名。嗣君春木格建木。使以詩文雄于鄉。

撥府

童生進額。府學之數。每縣均派。唯青併兩邑。故向來特多。自乾隆五十五年後。竟成絕響。至嘉慶五年。盧邑尊請于錢文宗。而胡潤九以第一入府庠。嗣又不克繼。十一年。諸紳士具呈學師。申詳莫文宗。批未可預定。俟衡文定奪。比揭案。仍復闕如。呈稿為祭古匏所創。曰。益聞造士有方。由州黨而升之于學。崇儒有曲。增甲乙而別之以科。感化育之宏深。小試亦頒定額。廣人才之登進。大都復立黌宮。此固文人會萃之區。亦為合屬同升之地。是以芹芳共擷。獨以觀光上國為榮。泮水同遊。不第論秀黨庠。

為幸。我青浦地割華上。邑分福泉。自雍正初分額以前。迄乾隆年併縣而後。綜歲科兩試。不止百回。遵派撥成規。從無一缺。乃廿載以來。獲選甚夥。雖民貧地瘠。應試或避于鄰邦。而戶誦家絃。肄業未減于曩昔。望府庠之外舍。片席難分。仰郡學之清陰。一枝莫借。幾發青龍古鎮。不謀茸城。誰知白鶴名江。實源淞水。以故中材求試。且待來年。童子觀場。願以異日。此考數所由未臻繁盛。而文風所以必賴振興者也。恭唯人師操變化之權。宗匠有扶持之力。平衡月旦。誠未許冒濫夫吹竽。宏獎風流。要自可蒐羅于破格。伏乞師愛。申詳憲座。唯願每逢考校。推恩于三百餘人之中。當屆按臨。加意于二十五名之外。庶偏隅髦士。列下庠更列上庠。僻壤儒生。友一鄉亦友三國。士氣于焉丕振。士林因以增光。將見桃李爭榮。共沐栽培之德。對非可採羣歌作養之功。永荷鴻慈。實深雀躍。

關廟對聯

顧培真文虎自陝西歸。云過河南。游許州郊外。有大石橋。當年關公去曹歸漢。孟德送行處也。對橋有廟。極宏敞。塑像竟依演義所載。騎馬橫刀。左塑曹操。鞠躬狀。後努目而立者。為許褚。旁列將校。戲袍捧金。殿上舊有對曰。亦知我故主尚存乎。自今日

走偏天涯。休說萬鍾千駟。曾許備立功而去也。倘他年相逢歧路。無忘尊酒。縑袍係青浦人。張姓者著。惜忘其名。後剝落廢置。及修廟。誤新對。帝夢示廟祝曰。新對不可用。當懸舊者。因修而揭之。土人云。

胡公政績

胡憲堂傳書。遵川運例。以府經歷分發廣東。補高要縣丞。甲辰西水暴漲。肇慶當下流之衝。水患尤甚。丞無衙署。徹居東門外。會水驟至。四面房舍倒塌。聲相屬。水薄埤坵。僅數尺。胡乘竹筏。自女牆攀援入。皇遽墮水。昏冥中覺有物觸腰間。握之得免。親歷被災地方。拯救撫卹。大吏聞賢聲。陞宰新安。未幾罷官。從吉公保討黔粵。逆苗由西隆州者。浪者藏。至八渡。渡紅水江。虛板蜂板塔。收復冊亨而還。事畢。議敘。賞還降等銜。旋選山東昌樂令。三年調掖。蒞報之日。蝗蝻為患。先是直隸永寧河決。被淹處。遍地生蝗。蔓延隣境。遺孽在地。每虞蠢動。春時令民間搜掘。計石斗受錢。民踴躍爭趨。歲仍豐。明年河南衛家樓隄決。黃流入濟。全溜直趨山左。被災州縣二十餘處。撫軍鐵公保委胡勸災。散賑于濮州。州東南三面被浸。至十六萬戶。胡乘舟徧歷災區。目不交睫者十餘夜。民賴全活。因奏擢東昌司馬。

短視

朱修廬桐森短于視。薄莫三縣西趙氏家。趙新置棺。豎立門側。以為戶開也。誤走入。東西捫摸無徑。心慌履錯。棺遽仆。大聲喊援。四隣咸集。乃扶而出。

吳下諺聯

王觀國居鄉。以感慨聞。年逾大董。博勤丹黃為事。暇集吳下諺。聯四卷。中多工巧者。五言如虎頭上捉蟲。貓口里挖餓。鍾馗捉小鬼。羅漢請彌陀。眼饑肚裏飽。嘴硬骨頭酥。熱氣換冷氣。大蟲欺小蟲。猫金石卵子。黑漆皮燈籠。坑缸前土地。座臺上鄉紳。筆管裏煨鰍。牀底下摸蚌。眼睛紅盼盼。肚腸白條條。七言如帶累鄉鄰吃薄粥。攬板老爺煨砂鍋。銅錢眼內穿筋斗。螺螄殼裏做道場。羊去吃草鴉。去趕雞。雞來討債鴨。來愁東手接錢。西手送。南天落雨。北天晴。雌雞雄鴨短頭布。快刀熱水乾手巾。八言如娘要嫁人。天要落雨。富不教學。窮不讀書。小因吃蘿蔔。逐板剝。和尚無頭髮。樂得推九言如老壽星吃砒霜。活厭了。閻羅王開飯店。鬼不來。十言如養媳婦做媒人。自己也難保。老和尚看狗鍊。我不如他。止顧羊卵子。弗顧羊性命。單見雞吃水。不見雞撒尿。此類不少。

學詩貽笑

褚文洲言。其鄉某生。沈酣制藝。試輒高等。腹若琉璃碗。濶步搖擺。書味盎然。而于詩學。一步不窺。既晚。就學于友。友示用韻平仄之法。居然謂得三昧。即謂成曰。吾人從事于詩途。豈可苟焉而已乎。然而正未易言也。學者其知所勉夫。藝林捧腹。謂龍褒又一體也。

壁土得飯

潭涇王萬榮。辛勤治園。憫韭苗未長。擬培土覆種。韭既拔。見飯一盂。若新出于釜。隔月覩古墓旁。又得斗米飯。亦非陳陳者。其上宿草亂碑。堆積幾寸。并壞性堅硬。無草耜痕。斷非穿窬乞勺所藏。實屬奇異事。

盜托生

北關外孟某。負力多幹。有盜犯大辟。若虛中寄語曰。藏金數千兩于某橋下。悉以奉公。竿摩營救。孟得銀計。盜情難測。生之必黏膠不已。遂謀重其罪。立行斬決。孟成鉅富。值婦有身。見前盜進房。而胎衣下。稟稟慮其圖報。無忘鑿麻。子長大。且不綢執物。身穿短襖。腰纏大布。奄欵鎮市。儂傭暴客舉止。狎婢媪。生子七人。或如王莽。

于新都後皆憚僿狂悖一敗塗地。

河純

孫翁羽淳師錡喜食河純某年春有少林僧形態傀異偏袒右肩合十至門曰宅現殃兆施齋米為爾禮懺孫不信喙噉為應厥弟呂揭如其請僧向龜作叫呼賀聲而去翌日泔河純以半貽弟弟他出蒸于鍋羽淳食竟腹即脹周身麻木舉家同恙各飲糞汁稍稍痊唯羽淳愛潔誓不嘗汙穢少選腹瀉探虎子以斃呂揭歸河純火熱毒盡滅得不被難其從孫東樞文燦言之

明齋小識卷九

清 青浦諸聯晦香輯

春秋紀遊

九峯為雲間勝地。春秋佳日。足供眺賞。而三峯七峯。獨擅其勝。余自二月初八至四月初八。遊人不絕。四八兩期。喧闐尤甚。畫船簫鼓。填溢中流。繡幃鈿鈿。紛綸滿道。又有知止山莊。可以息足其間。村女校童之買雞鄉草。不倒翁者。交錯于道。重九集橫雲山下。士女頌斌。不減二余。而荻花夾岸。楓葉滿山。更饒清幽之趣。

七星研

予以百文買一研。長七寸。闊四寸。上列七星。色白而突出。磷磷如釘。貯墨可踰三日。得之儼膺九錫。旋為東橋取去。贈蔣竹谿。維禮今猶魂夢中拳拳石兄也。

購遺冊

先君子學琴于吳江周景賢。學篆于唐中峯。得其妙。即棄去。文章好議論。一再試閱。于有司。又棄去。作詩古文詞。謂彋彋者。無甚關係。稿亦棄去。故生平藝術著作。世未有知者。而獨以嗜酒及畫山水聞。然馮南岑金伯著墨香居畫識。尚未得實。姜瑞山

北邙選松江詩鈔寥寥數首。又無小序。談及繪畫事。世真無有知者。此冊與伴霞鍊師合作。前見于友人齋。託約庵購歸。謹藏之。後當有識者。且留示子孫云。

醉眠亭

亭在青龍江上。宋李行中栖隱處。昔蘇晁諸公俱有贈詩。至丙寅春。其裔孫重為修葺。廣徵歌咏。予賦四截句。第三章曰。家風重整顏雲孫。破壁頽垣澤尚存。亭內春風亭外月。此中猶繞古吟魂。

木主自行

於崑壁住廣富林西。家督天闕。供一區主。夜忽行動。至棧邊而止。明晨移進。須臾復動。搖擺至前所止處。如是三四次。後無他異。

陰陽面

泗涇陳魯巖。精岐黃術。有南涯人遷治病。其家無男子。聞內紀綱請某相公伴客。陳端坐以俟。既而庭外軒然。至我冠博褶。亦恂恂儒雅。及觀面審容。半如骷髏。陳膽誓肌慄。兩股戰戰有聲。其人曰。先生畏我乎。我客歲訓蒙某村。炎暑。納涼庭畔。至乙夜。有貂冠皮服。自西北來。經扉外。異之。明日拭目瞻望。見在半里許。從箱中出。予潛去。

以周易置棺。四面皆封固。返遇諸途。裂背來撲。以手掌嘴。至數百下。館僮來。自來。是幸而得脫。從此被掌處。肉盡消去。

夏桂

五月中旬。庭前古桂。盛開。花上復綴以花。累累十餘朵。如牟尼一串。香滿堂奧。思平泉莊裡。絕無此種。究未知其為休與稜也。

惜字會

邑有惜字會二所。司事者。朔日聚南城外關帝廟。望日聚北門內文昌閣。各置田畝。又有月捐。一二十文不等。俾年老癯病無業者。沿街拾棄紙來售。每劬價三文。藉以餬口。外小蒸蘆花庵。珠溪關帝廟。金澤頭浩寺。各有惜字會。里中勉釗助產。乾隆元年。王珠洲等三十九人。呈詞于縣。請張文告。今皆廢。

圓津禪院

寺在漕溪濱。清迥幽閒。為名人遊賞地。其中代出名僧。昔語石貞朗。皆以從事丹青。名重三吳。後德源振華。能績衣鉢。近慧照尋求戒律。復通翰墨。工山水。嘗至京師。詣迷庵司寇。乞銘師龕。歸而受戒于金山寺。又受法于西湖淨慈寺之主雲僧。當世

名公卿咸相推挹其圖津小志一書賓客往來之勝水木清華之概俱可想見知非尋常縉素所能及也。

彗星

十二年七月大星見于西後有芒作作或曰此即彗星也三四夜便滅。

嚼舌

洞庭山某為吾邑質庫司賑天困十二星彗彗高照家有怨財人以誠信相推然一簧兩舌好翹人短及嬰病發憤切齒嚼舌點點從口中吐出謂家人曰是所謂嚼舌也後妻妻爭產一生心血半歸無何有之鄉。

屍脹裂棺

千山董姓者工紉繅績縫丁卯秋纔食餅託數枚倚瓮而逝家人不忍委諸壑停棺影廊翌數日棺忽裂屍暴脹膨亨大于牛。

妖暱醜婢

邑西唐氏家多媼婦故有妖物狎其窻下疣禿婢後或囁嚶私語或自退褻衣明目橫卧羞澁都忘但貌寢年穉苦其作劇勸狎他婢竟無旁犯人曰是有冤業也或曰

妖固不知燕婉蓬蔭也。夫世間美惡都無定形。中式之文非皆韓柳。頤房之寵竟有龐廉。天下之以美為惡者。豈獨是妖也哉。

鬼索債

魯棠梅住王家。戡地方弱冠。病劇。惛惛昏亂。忽拚積抵掌相慰勞。聲似其中表兄沈賓王聲。沈係婁縣監生。死已久。魯之兄讓曰。得托肺腑。何忽見虐。沈恚曰。姬將告如弟。前世欠浙江某姓者錢。今持券來索。其意大不平善。念爾等儂弱。欲為援助。不料反辱以相穢。恐吾去。噬臍無及也。家人信為如語。不誑語。亟呼將伯曰。此亦非棘手事。當向閻摩殿喊冤去。由是滔滔念訟詞。旋與冥使納賄作關節。久之無聲。胡午魯呵欠起曰。事已撒。初沈引我至殿投詞。值神早衙。即為拘審。我膝困無力。不知置錢。願償錢倍其子。某猶未慊。神曰。苟子何欲。借債無償。命理。矧魯無隱惡。平昔惜五穀。合享承年。汝亦無奈彼何。某對蒙掄不敢逆。然世情翻覆。賴債者更無明信。須令伊繳堂上。沈勸我無靳。些須可代爾料簡。索得契券。他日歸趙也。憬然遂醒。魯現年三十餘。

花鼓戲

花鼓戲傳未卅年。而變者屢矣。始以男。繼以女。始以日。繼以夜。始于鄉野。繼于鎮市。始盛于村俗農畝。繼沿于紙袴子弟。胡琴絃子。儼號宮商。淫婦奸夫。居然脚色。戲場中演出怪怪奇奇之陣。而海濱逐臭之夫。或集詩歌相贈。假曰多情。斯文掃地矣。

編工吟詩

南門陳姓。號菊潭。業修髮。好賦詩。晨塗瞑寫。與村學究互相題拂。其咏物諸作。賦影肖形。頗能工穩。不至以難為亦。他什脫胎前人。却無翻案。未領風人之旨。

折婚受罪

潛胥吳髻。與城南女為鴛鴦交。既野合。未有嚙志圖為小星。無如羅敷自有夫也。以虛言相煽惑。女請決歸吳。居然雙雙體合。無所還忌。隔年。縣役汪姓妻病。恍至冥司。見髻繫頸辱下。云為折婚就鞠。他罪同發。恐難寬赦。完首領。時吳無恙。是夜頸生瘡。寢益潰。及殮。身首異處。

大熱

六月暑威大震。室中器皿不可近。河魚腸死。計有半月。

題畫蓮

張慧川先生為長沙太守。有侍姬陳水娥。元和入。父任湖南湘陰縣驛丞。蒙張庇佑。有女待年。獻捧匾愧。女婉嫵。有節操。詩畫俱脫畧。凡近稱香閨雙絕。曾寫紅蓮一幅。貼台慈君。上題詩曰。出水何亭亭。臨風自冉冉。看他娉婷姿。汚泥不能染。蓋自為寫照也。迨張遭事。撫所生子仁。墾入籍于楚。黃香應試北闈。相晤鎖院中。壯有室矣。云其母尚健。

鍋底畫花

南鄰某姓。一日早起。見鍋底皆以石灰畫花梅蘭之屬。究有粉本。不知何兆。

七里瀧蛟

朱啟佑早過七里瀧。天日晴朗。布帆如駛。但覺風毛。颯而過。以尿至船首。見絕壁掛蛇。鉅可兩圍。急呼同伴。言未既。風雨驟至。雷駭電燥。天地昏霾。若旋轉。目無所見。耳中唯礮礮聲。身墜不能起。幸遇艙旁鐵圈。雙手挽而止。拋瓦徹畫後。天曉始起。視其船。則帆索絰。巨樹杪。賴得不墜。鄰舟覆沒幾盡。僕曾經其地。懸崖峭壁。森立兩旁。信龍蛇出沒處也。

雷擊牛

岑溪南有村人畜牛一頭。欲被雷擊。莫測其故。逮剖腹得布衫。始信雷之神也。初西鄰曝布衣于場。踰時無覓。徑指為東鄰婦竊。東鄰婦受謗。不能白。欲自經。實則是牛所齧。故一擊而斃。抑始雪。

自斬手

蔡鬚子者。貨肉于千僧橋下。四月午後。來陌路人。借刀自斬其手。骨已中斷。皮尚微連。慶觸過橋。徐步至東門城下而倒。

苔岑詩社

同人結吟社。十年一舉。前後三次。皆以苔岑名之。丁未起春正月。與者金補山。鴻書。潘曉堂。權耕。吳小南。并基。陳花南。韶東。橋。迨潘莢香。時克。張古村。共蔡得硯。文洽。陳愛揚。察及走。丁巳于夏五月起。則俞木齋。玉海。莊泖客。師洛。東橋。愛揚。魏約庵。客何春園。世共書田。其俸方外慧照。覺銘。閔秀。廖繼雲。雲錦。予亦與焉。丁卯夏六月復起。是賤子與泖客。愛揚。春園。書田。後至者。陳古去。瓊益齋。以謙。蔡想泉。春雷。湯蓮儂。胡業何小山。其章詩歌之後。繼以飛鵲。議論風生。踏談間作。爾時翰動若飛。紙落如雲。名花吐艷。醇酒生香。洵足暢敘。幽情也。憶雲間幾社後。戴龍巖。陸孝若。諸人為大雅。

堂會。潘學振、邵崑等十九人。結素心吟社。王述庵有經訓堂文會。廖古禮有修禊吟社。以及徐聖功之東軒、顧珠懷之墨池、姚平山之北垞，皆名流翕集，輝映後先。我輩以潦倒書生，自矜得意，同不同正未可知也。

郁大臉

邑人郁某，乳名樹寬，身軀壯健，聲若洪鐘，在姑蘇集秀班中為淨，故稱郁大臉云。高宗時召入，御廷供奉，未幾放歸，聲價愈重。

副榜

鄉試有副榜，肇于前明天啟初，並充恩貢。吾家道曾公原任于康熙己卯中亞魁，出榜時，抑置副車，求顛倒之故不可得。近丁卯王春宇紹成亦復如是。昔張訥夫有詩曰：行到半天仙骨少，罡風復遣落人間。凄惋之聲，不堪多讀。

掘地傷桂

可娛草堂為予伯祖樵園公偃息所，庭廣五六丈，疊石為山，植桂五，交柯接葉，從外望之，亭亭如華蓋。開時香徹四境。後潘公光曙慨居斯堂，其弟固飲醵亦醉者，然不曉事，疑下有窖藏，術術然心喜，掘而視之，桂以萎。

異疾

陳蘭堂^此瞻為雲端先生^傑長子。偕其弟^{篋齋}。此望來寫于書。咸以詩字鳴。人稱杞梓^韋。越後二十年。蘭堂得異疾。口瘡。手足痿痺不仁。而心思耳目如常。晤人則淚潛潛下。痛楚三年。綿悒以終。

白虎通

浦柳愚先生^號主講鳳池書院。有友質問^藝。題為為君難二句。中有臣之為言堅也。先生曰。龜龜之腰。斷續皆非。唯堅字可改為續。友謂是用白虎通也。笑曰。續字亦是。君以坊本為圭臬。未見全書耳。友為謝。祀滿大宅。

女郎詩

媚川女士。為予舊鄰。工棋善繡。問愛吟咏。得句輒相示。其春雨云。無端一夜蕭蕭雨。曉看桃花有淚痕。寄懷云。芙蓉花底經年別。楊柳樓頭徹夜思。皆有致。惜中道失偶。不能守柏舟志。另抱琵琶去。後在珠溪遇所識。特詢問瑯琊近况。故予雜記詩中。至今飄泊風塵裡。猶是逢人話舊時句。為媚川咏也。同時錢怡亭^{玉貞}亦能詩。

夢隴紅被

孫某少年儼然。有仲容之姪。日事訪翠尋紅。人莫不睚之。父師詔入書室。宛似以狸致鼠。以水致螽。必不可得。忽然匿跡。疑逃世外。鐫燧既改。有村農見。參隴中。遺一輕容紅。被人裹其中。奄奄待斃。儼然孫也。扶掖送歸。被中蘭氣猶濃。粉痕未褪。旁置畫槥。貯人參錢。詐大約繡閣中愛而匿之。憎而棄之者也。殆殫經旬。始能小愈。

橋壓尼姑

聖僧廟女尼。不守禪約。頻出雁堂。作逍遙遊。偶乘船。過黃瓜沼橋。手縮衣裡。空袖攬後梢。載酒一盞。笑談吐蛇。舟子以篙抵橋。橋圯壓船。船即沈。人未傷損。唯尼衣袖壓住。不能起。淪於涓澮。

雷同下第

婁邑張柳泉。允垂與蘇州韓簡堂。俊杰為拔萃同譜。丁卯應京兆試。出場商榷。支藝兩不愜意。二場擬潦草完卷。適坐相近。有號官高某。平素認識。乃約各成其半。使高授遞。互相沿襲。迨檢落卷。知韓已擬元。張亦中式。三十六名。是科房官閩南五省文者。只孔昭虔李仲昭二人。致兩卷同落一房。顯見雷同。主司欲破格取錄。而房官恐有處分。堅執不可。爰以陶梁悅陶梁易之後。挑選勝錄。張韓同作七品小京官。

武關

武關中式。吾青于乾隆丁卯錢爾達癸酉顧翼飛後久無嗣響。近徐德超張桂相繼獲雉。人皆踴躍。至嘉慶丁卯。武生鄭德懋工馬步射。獨能技勇。及校試。強弩皆中。方虞不克舉刀石。而黃河適潰。制憲心馳于河。不暇視勇怯。將射中多少定前後。于是鄭乃巍然中矣。

鳳凰山神

鳳凰山有趙姓之職。在郡為役。每探威至止。愛峯嵐林木。留連不去。一昔歸家而願。自云山靈命查。每日花開數。造冊以報。山有神三。最上者姓余。次姓張。次姓△。並古衣冠。至必令更衣以侍。由是日則神思勸解。夜則奔波。蠱麓年餘。漸有黃墟之行。適泗涇秦孝佑。能宏宣法。家人請治。秦執指念咒畫符。令吞之。則有兜鍪神往來。護送。但到山便不復見。瘡如故。又往訴。秦曰。此非妖也。當斬牲以祭。為焚青詞三章。舊疴頓脫。

賊窠

姚某居趙屯鎮。自幼作賊。四方草竊。依為藪。捕殺多饒。迭故公然。作窩。頗人有被竊。

者向尋索。坦然無忌諱。議贖價不二。盜賊累列庭。無人敢置喙。後徙配去。遺種孑
跼倍之。以蒸報為仁義。邑人爭控。遂置犴獄。丁卯趙公來宰。於勇而捷。許其自新。出
為捕。未及一年。亡命無迹。所謂放虎容易也。

金澤

地接泖湖。舊人獲澤如金。因以名村。溪上與梁飛亭列肆。他鎮所無。內有古刹。雲屋
皓旰。宋景定中。勅建。命呂頤浩督工。故賜額頤浩禪寺。寺多勝迹。近半漫滅。丁卯十
月。過其地。時方鬪蛩。清淨界為熱鬧場。菩薩低眉。金剛努目。俱無所施其技也。

蟋蟀策

蟋蟀戲由來已久。金盆玉籠。聊寄閒情云爾。自以財帛角勝負。而網利之徒。設阱以
誅。則戲而為博也。其間妓媵填集。數可盈千。角口揮拳。無分宵晷。凡酒食所需。靡不
有。靡不價至于倍。是中豪華公子。富商奸吏。惜農惡棍。宵人巨盜。流丐庸奴。孱雜而
莫辨。蓋因地列水滙。蘇松交界。于藏奸最宜。又值催科之候。縣官無暇計及。下此丞
尉。皆已受賂。故得肆無顧忌。糾黨橫行。某樞某莊。煌然揭出。國法人情。漸然殆盡。
局中拋擲金錢。可億萬計矣。人之身家性命。傾倒者。又不知幾許矣。吁。可哀也夫。

門旌孝友

陳寶官住棣華橋畔。少失怙。家貧徹骨。或詆母。他適。長跪且泣曰。兒能養母。斷不致
東餒。于是安焉。小肆經紀。得周口食。事叔如事父。撫弟若子。讓棗推梨。洩洩然。比長。
授以室。一門邑穆。無嘻噏聲。前邑尊孫桐峯及學博王在川。皆褒其孝友。叔佩占年
踰古稀。猶應童子試。人勸之。已對曰。吾若無志選掄。何顏對吾。恆然。終拾巾如拾寶。
也。寶官歲半百。閩羅天子徵召去。

撫孤守節

族姊適顧公。元龍長子。大學生。孟蛟。年未三十。即歌黃鵠。遺子劍春。甫五歲。女三歲。
綴綴撫育。俾各成立。一生無笑容。無妄語。如苦飲。懷志節不渝。鄉里所共知。今已符
旌表。例姑以俟劍春。

如慧

汪凝載少聰穎。讀書一再過。輒便紀憶。故十三經史漢。皆能滾滾闔誦。及試作破題。
曉職未就。薄視之。然而兩字也。其師曰。巧治不能鑄木。工匠不能斲金。是子已矣。後
無剖腸破心之夢。以訓蒙終。若子弟。慈孃。系則弱。不喜弄。憶毀齒時。四日讀中庸全

本先君鍾愛之。未嘗苦督責。後受業于琴溪伯父。愈自鞭辟。奈連丁內外艱。故年十七始補博士弟子員。今看兒輩頑笨。幾不知數馬足相去真似天淵。

浙聞女子

浙江某科鄉試。某疏中薦見竊窈女。入第幾疏去。同人瞋然失色。相約伺候。俟晚一年少至。因告以故。并述面龐衣服之式。少年曰。然有之。亦無所害。予八九歲時。從某先生遊。先生有女在塾。兩小無猜。時同嬉戲。後少長。不願為思。幽國人泊予入津。私告母。俾蹇修者致獻鏡臺。而先生不許。遊三年復請。終不見許。予為嗣續計。迫父母命。別訂他姓。是年女為異物。予何虧負也。人信無傷。不復撓阻。迨夜半。號中作聲。舌已出。瀕殆。會有楓涇陳公。素膽壯。語曰。鄉事項已盡悲。咎在親庭。干渠甚事。少年作女子聲曰。吾與生兩相徵悅。不涉于私。亦可以對諸君。生雖不負吾。但我死為着誰來。今非索命。不過討一究竟耳。陳悟其意。曰。然則請于尊君。吟異室同穴之詩何如。曰。固所願也。第此後先生們雲散。誰為主掌。須寫合同議據。某號某號。兩先生畫押為証。我事畢矣。同號長弟允諾。生便醒。是科生與作証兩生同中。遂行前議。迎柩以歸。東橋索善陳公。悉其年日姓氏里居。予都忘却矣。

邑尊露宿

山東趙公。曾為強項吏。丁卯宰我邑。每夜微行巡察。或到臨路店。繙閱賬簿。或倚門聽談論。一日薄暮。出東門。沉卒知之。門即閉。返而喚啟。卒曰。趙太爺令嚴。不得擅自開閉。因即城外露宿焉。

蛇食豬

金山泖港王雷門家畜小豬數口。俄聞狗聲甚急。嘯嘯失其一。明日復然。仰見大蛇伏茆蔭。因喚丐捕。丐至。觀者攢擁。丐脫絮襖置几上。求人唾沫。繼即衣襖。執杖挑蛇。蛇躍出。勢若激箭。蟠繞丐身。昂首相向。緣遇唾沫。力不能逞。徧終末藥。遂僵橫于地。丐馬蛇當捕。值寶巨。筐而去。

古棺

東門施家有古棺。四圍密砌。逢時須祭。否必為禍。或為咨問。應如肝鑿。嘉慶己巳。施將嚮宅。作文祭告。擬葬祖塋側。發其砌。見柩長于常者半。色純綠。旁值鐵鎗柄半朽爛。見木主。知姓楊名。命姓。係巽縣武職。生時猿臂善射。有燕頰虎頸相。壽域在本邑。崇正己巳。守嘉定。歿于王事者。死葬閩。兩朝皆係己巳。洵異事也。夙傳文昌閣求偏。

有楊將軍墓。未知是其宅兆否。又聞廖古檀家夾巷中。以鐵索懸硃漆棺于梁。亦歷三四百年矣。

監臨

閔撫軍為監臨。政尚寬和。搜檢者搜出呈稟。遽謂趨進去。繼復搜出。公閱曰。何用此。帆蔽者為。罰爾入場受些辛苦。屈揭榜曰。謂主司曰。我兩人俱浙籍。多士中不乏親友。我若有曖昧事。神明是殛。固非左書右息人。後某撫軍就問辦理事宜。對云。寬士子。嚴房官。不過六字耳。後丁卯。鄂藩臺攝監臨。亦尚寬平。首場淫雨。樊然投擲。公塵未嘗動聲色。一士以失鞋前稟。公顧從者。使脫華履相授。又一士稟亡油紙。笑曰。此實未有攜帶。

萬圩

城西之澤名蓮湖。湖有洲曰萬圩。相傳明初富人沈萬耕時。傳餐處。沈本居長洲之東蔡村。後遷周莊。天祿閣識餘曰。沈富。字仲榮。行三。因以萬三呼之。元末。泉刀甲江左。弟名貴。字仲華。曾作詩諷兄。萬三不聽。貴遂隱于終南。舟子某居與相近。歷告沈氏諸遺跡。要皆齊東野人語。無足信。

石神廟

神為韓斬王麾下將。刻石肖形于廟。今尚存。泗湖濱。

陳墓

陳墓鎮在蔓萊洲。北宋康王南渡時。有陳妃道薨。水葬于此。故名。今俗稱時畝里音。相沿之誤也。

嫗懷孕

沈修來述張且耕云。乾隆三十五年。松江南有後村人。年十六。前村一老嫗將屆八旬。往來習熟。一日嫗喚某至市貿易。比返。天大雷電。以風。某不能歸。便促同宿。心綿愛。嫗竟懷集。言采米。里駭。稟于官。官訊童嫗。供皆不諱。後且為夫婦。

遊方塔

某邑童生應府試。閒遊方塔。至上層。先有三人。在咕咕參語。若閨姣好。遷延捉臂。既知不可干犯。將其指環。并搜所帶銀錢。撒梯而去。童憤且懼。遂自上躍下。血流奔溢。須臾人集。訊寺僧得名姓。捕繫于獄。幸童生無損。三人坐徒罪。

童繼府堂

鄭郡尊考試出覆案。某縣童生榜無名。乘間自縊。府堂急援得甦。鄭公怒。喚其父師來曰。吾雖荒陋。而衡文皆者宿。斷非漫作。雖黃者。原卷固在。果莫邪。為鈍耶。即使寬也。亦萬不至死。其輕生何意。必欲繩之法。父師泥首謝罪。教官代為緩頰。於是乎已。

風雅舟人

錢師竹仕秀。有事往鄉。遣僕喚舟。至則小如竹葉。淨無纖塵。內懸書畫。皆國初諸名公真蹟。襟列絃管。痕澤如新。自謂弄樂之暇。藉以撥煩悶。要亦逞弄。無關風雅也。未幾。棹具酒饈。羅列輪背。覺清香一片。從齒頰間沁入心胃。可令躁矜俱釋。盤陳茗碗。製工色古。非近世陶瓦器。問何自來。曰。吾家舊物也。因論諸窯優劣。旁及金石真贋。宣和博古圖。如數掌上。紋錢迺悚然起敬。細叩氏族。答姓葉無字。人以五官相喚。時居八月下澣。因訂重九再餞。歸告同志。皆欣然願見。至期賦印須。儼然至者。非是。錢疑為誤。曰。吾為葉五官。準上更無葉姓人。喚僕訊前舟。對非素識。乃者偶見。喚之耳。後沿路專訪。竟絕消息。

三味軒記

昔馮太守下車。日觀風。以擬楊廉夫三味軒記命題。不佞曾有捉刀之作。作檢殘編。

往稿猶在。因錄而存之。文曰。吳松之南。祥澤之滙。有隱者張麒。廬于斯焉。結水亭。名曰靜鑑。其起居之地。則曰三味軒。日盤桓其中。彈琴賦詩。以為樂。或與山人野老。發樵歌。漁唱于山崖水草之涓。踪跡蕭然也。且曰。吾家季鷹之在洛也。秋風拂衣。思吳中菰米莼菜鱸魚膾。遂命駕而歸。吾先世素業農。幸不違我親。羈宦數千里外。採山漁水。力耕而約食。亦足以明吾素也。今田有菰米。水有純鱸。是三味者。朝夕為我所饜飫。雖大貴人重茵鼎食。無以易之。吾是以名吾軒。東維叟偶棹過。通波塘。麒不遠數十里。延致其所。張樂設飲。意甚得也。酒酣以往。視壁間古琴高掛。爰操雁南歸曲。以高之。辭曰。秋風起兮雁南飛。吾有廬兮在水之涓。愛我親兮不敢違。莼鱸膾兮度我歲時。引壺觴而逍遙兮。拂朱絃與素徽。琴兮琴兮。誠知鼎烹之為樂兮。又焉知粒食兮珠璣。

鬼妻

洪穆堂照言。安亭某家貧絃斷。無力求屢。自謂比翼連枝。今生已矣。一夕婦率帷至。曰。僕與子夙緣未盡。且憐繩牀岑寂。不能忘香火情。特來作伴。某寒毛惕伏。甚至股弁。婦曰。汝無懼。僕終不汝害。某察其實。無他腸。解屣拂榻。頓忘河魁在房之戒。

鬼亦能紡績。牽挺軋軋。徹中夜。可一月得四十五日。抱布買市上。價較善。但他人不見其形耳。

提督屬對

戊辰。阜提督駐郡。修葺世英堂武廟。恭撰楹語曰。忠義勇謀。志高安天下。英名一世。成佛萬古傳。又演戲作對。文官百姓。喜的是風調雨順。武將兵丁。樂的是國泰民安。質于學使萬公。萬重拂其意。借贊之中營某請再斟酌。阜怒曰。吾已就正文宗。而汝嫌玷疥耶。某口張不能噴。遂以全作字。丹漆煥然。胡日。校射築亭。名卧虎亭。又作聯曰。文武盤桓國家事。屬對未得。環顧左右。有侍卒跪對。開弓射箭樂太平。大喜稱工。亦倩人書之。今皆儼然懸掛。

風覆妓舟

正月初八日。有蘇妓四人。翠袖珠衫。作時世妝。乘巨艦之上海。張帆過吳淞江。風猛舟覆。幸居民拯援。人無載沈。而衣服琴瑟。俱已漸漬。又天氣苦寒。戰抖不息。因僦居鄉人家。身擁敗絮。蹣跚草薦中。漣漣泣涕。綺羅散場。修嘗奇厄。風伯不無惡作劇矣。

一產三男

十三年春。祭院場東王在田家。一胎三男子皆無恙。

水賊

自二月至三月。河水如園。唯南門外塢前稍淺。買水者。每擔二十餘文。

陷盜

陳上舍者。居心儉險。近之如蠶麻。偶遇雨。憇車棚中。尋來村翁。並肱坐。畧與露接。道名姓。翁素耳其人。不敢慢。雨少間。延至家。煇雞黍。備極恭敬。陳窺豐饒。願言結納。未幾。城中獲盜。陳通捕役。陰囑誣扳。捕奉硃籤。擒出。脅以嚴刑。翁遂陳至。陳佯怒曰。是謹愆人。與我有瓜葛。烏得較轉。遽脫桎梏。又徐謂翁。若輩如虎狼。我不能朝夕伴寢饋。君必被其魚肉。將奈何。翁願以贖免。曰。是亦一策。但須曉事人裁酌。始不虞債敗。翁曰。我戚友皆田舍翁。焉辦此。今唯君是恃。陳固辭。翁又固請。不得已。召諸人與語。捕曰。事誠陷害。第昨日飛硃籤。今日便無事。衙門人眾。誰為吃西風。活者。況止盜口。亦非易易。無千金。不能了局。陳曰。惡此何語。本屬無辜。被累。茲特為首。煩惱計耳。必欲多許。寧控上憲。不就爾曹。賊弄也。拍掌抗言。貞信之色。形於金石。諸人散去。抵暮。有客過陳。截截問訊。為述前事。客曰。君言韓哉。然翁誠寃。生平未見官長。恐質

辨良難。又需時日。拋荒播琴葉。是愛之適以害之。翁銀易辦。何苦與小人拗氣。陳曰。不違我則已。既違我則翁事即我事。能受膏小欺罔乎。如君言。或三四百金。姑勉從耳。言罷。目翁。翁曰。是唯君命。客乃復招諸捕至。猿猴獨特。再三角辦。始得妥協。翁歸。深感陳德。厚加饋送。實不知與捕與盜與客。俱為一氣。其行事多類此。後獲罪遠戍。遇赦。仍不悛。餓芋束菜以葬。

越獄

賊匪王寶。曾奸鄰婦而殺其夫。置首青龍寺。督井中事。洩擬伏歐。及戊辰六月。決期已近。以酒酌同獄曰。鐵案如山。今將永別。願盡此夜歡。人信其言。皆頽然醉。王踰垣。從小西門出。既出。始閉城門。捕捉黃典史。遂罷職去。王行三四日。無人盤詰。耳不聞越獄事。憶記前好。歸至婦所。婦驚曰。爾烏乎來此。偵邏者眾。爾無害我。乃復逃之上海。為眾丐所縛。解蘇伏誅。

米價

米價之貴。莫甚于丙午戊辰兩年。丙午每斗五百六十文。戊辰六百文。曾檢前人舊賬。康熙年間。有斗米四十餘文者。五十餘文者。至乙酉。有四貴之說。謂薪米鹽與木

棉也。當時民以為苦。今增十倍。此固戶口繁衍所致歟。

舊寓吉兆

丁未歲。予同裕昆弟赴郡應試。寓院東岳姓家。是年弟入泮。戊辰。萬文宗按臨。予先往。閱日。姪獻廷來琛偕其塾友至。夕。燬已墜。舍館猶未定。草草稅庸廩以居。明發往視之。二十一年前舊寓也。其家已三易姓。而姪之寢處。即弟前卧地。位置不差。累忝予私謂弟。此是吉徵。當冀倖獲。比揭業果符前言。

歲考後等

國初時。歲試嚴飭。稍有外迂。即列後等。故劣與優數相符。吾家瞻宸公。晉于康熙年。兩列後等。旋登己卯賢書。丙戌捷南宮。所刻文稿。汪武曹份魏超宗儒照兩先生序之。謂公少時力學。無他嗜好。銳意功名。自矢不售。不婚。尊甫君強之成禮。越夕。即鍵扃一室。獨寢處。鑿孔以納飲食。日夜揣摩。家人罕覩其面。用力有專且久者。故其文渾灑流轉。典雅撲茂。為藝圃稱賞不置。二先生傾挹若是。固推能文士也。而猶遭傾跌。今之枵腹入場。聲名無恙者。其時運之亨。為不可及已。

作揖免射

萬和圖文宗歲試武生委太守閱射諭凡老而無志者許以向上三揖免其射于是扶弓者皆紛紛揖旁人掩口胡盧而笑胡初白打諢曰是何便宜也倘吾輩蒙是諭即三叩首亦所欣慰矣合座為之粲然

土龍

汪敦士卜窳管水浜埏隧既開有泥龍二盤旋于下。一長一短鱗爪咸備長者約四五尺為銀鋤傷中作赤色

三泖

吳郡圖經泖有上中下三名祥符圖經各泖在縣西三十五里周一頃三十九畝古泖在縣西四十里周四頃三十九畝泖界西北抵山澗南自泖橋至廣德東至當湖又東至捍海塘而止俗傳近山澗曰圓泖近泖橋曰大泖自泖橋而上曰長泖紫鏡百餘里闕閘百餘丈混溶灑激為三吳奧區近來沙土淤墊四址成蕩田初秋偕友偶泛其東北祇容一舟擬登登照禪院須尋竿為渡西望尚浩翰然亦清淺櫓為之隱欲加疏濬則工費繁鉅興舉實難陵谷相尋未知何日復還舊觀也

面粉作藥

黃溪東有樊將軍廟。後楹塑夫人像。相傳面上粉。可作媚藥。鎮中無賴。羣領其頤。隨施隨刮。終年苦陀陀。嘉定浦浪臣。謂事涉不經。舉像投諸江。作詩以紀。近洪素田撰黃溪詩。見浦作。乃知其事。

鳳隨鴉

西鄙人某。飲羊登壘。辜權為姦。利龜貝充積。恃孔方兄。作威福。蝟毛繞頰。蓬草羅胸。稱秤握竿。外無伎倆。酒氣薰蒸。百臭棘鼻。娶妻具歲。蕤質。又多金買雛姬。姬維揚人。鷹潤流霞。眉彎纖月。能畫能歌。能笛能刺繡。喚所天。焚香洗硯。恒不稱職。未知墮羅剎國中。幾時解脫。古人云。彩鳳隨鴉。是以金盆貯狗矢。不得不恨老天慘慘也。

屏靚罷官

鄒霞軒登樓儒雅風流。屈身倅貳。為通州吏目。地橐木商。每進酒規。即與告示。禁約地方諸事宜。鄒却餽弗循其請。而商故轉轄。與門者拘賂。鄒聞謗。叔聲。特加筆。徒商不忍其拘。輒張上控。時府尹鄒公。炳泰素不庇屬員。又為蜚語所中。鄒乃註誤罷官。子肇京為直隸典史。

剪絡器具

約庵過市拾一布包中藏小刀剪刀等類式樣不一未解所用。放至茶肆置桌上。哭有數人卑視而前。詰問起底。情意殷渥。尋以度詞隱語相質。憤然也。久乃覺悟。指包曰。爾等為此乎。此固頃所拾者。諸人蒼皇散去。

鄉紳詩

有客贈詩一帙。廣唱悉軒冕。題中羅列官銜。幾于睛勞目眩。置案頭數日。愛焉疑于愛之。予曰。非也。倘向琉璃廠買縉紳錄。需錢三四百文。人笑我不作家。故于此惜兒費耳。

張氏山水

張東谷^州工山水。受業于常熟王石谷先生。稱入室弟子。用墨濃潤。而布置深遠。烘染皴擦。俱得古法。其孫小谷^藻能守家學。著筆淡遠。饒有高致。惜奔走衣食。未得盡其心力。

溺鬼

城內牛角六中。素多鬼。薄暮。兩人偕浴。一未習沒。一善泅。未習者浮至中央。有毛手捻其股。冷甚于水。噤不敢喊。回招同伴。伴恃能游泳。未追及。遽沈洲底。明晨撈起七

孔汚泥皆滿。

點狗

杜村農家某。飯罷以剩餘懸梁上。比耕耨返。筓中空也。疑為新婦竊。集詬無節婦。婦結舌不能自申。他日館師聞室中有聲。向牕隙窺之。見一狗。首頂竹桌置梁下。跳上爬食。食已仍頂桌去。師微嗽。狗即趨出。睥目橫視。嗷嗷若恐其饒舌。是後常踞左右。欲白其事。終不得須臾間。及歲暮將歸。始越河以告主人。狗在隔岸。嗥跳作忿憤狀。是蓋狗中之尤黠者。

兩寺火災

冬日包廡寺失。前殿糜散。同時塔院頭門亦被燬。俱不知火何自起。

明齋小識卷九終